

哲学生纪事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图书馆
妇女干部学校

院图书馆
4

外語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封面设计
插　　图　张杰栋

I514.4
6

统一书号：10215
定　　价：0.30

中华女子学
I51
6

哲 学 生 纪 事

〔捷克〕阿洛依斯·伊拉塞克 著

王继禹 译

外語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1 北京

PDG

Alois Jirásek

Filosofská Historie

Praha 1958

Státní nakladatelství krásné literatury, hudby a umění

哲 学 生 纪 事

〔捷克〕阿·伊拉塞克著

庄继禹 译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国防科委印刷厂排版·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开本787×1092 1/32 4 印张 82 千字
1981年 3 月第 1 版 1981年 2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34,000册

书号：10215.23 定价：0.30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捷克著名作家阿 ·伊拉塞克的一部重要的中篇历史小说。通过四个大学生的不同遭遇和不同命运,反映了1848年捷克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一个侧面。作者从激进民主主义的立场含蓄地批判了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想首领帕拉茨基以及当年的捷克资产阶级自由派;这是作者思想上超过同时代人的地方,至今仍有其不可忽视的进步意义。作者运用素描和线条画的艺术手法,简练而生动地刻划了以华甫仁和弗利波为代表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形象,再现了1848年前后捷克高等学校和捷克社会的动态。语言上仍保持作者一贯的类似中国的“话本”或“演义”的特色。

——译者

作 者 简 介

本书作者阿洛依斯·伊拉塞克（Alois Jirásek,1851—1930）是捷克现实主义文学中的重要作家。他出生于波希米亚东北部的边陲小城赫隆诺夫；这是一个反抗异族侵略、富有爱国主义传统的地区。伊拉塞克家境清寒。父亲原是织布工人，后来开了一家小面包店，家庭经济始终拮据。这使他从小对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有深切的体会。

伊拉塞克少年时期在故乡读书，熟悉完好地保存在捷克农村的民间诗歌和传说，特别是民间艺人叙说的故事，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他的艺术才能是多方面的。最初他在绘画和文学之间徘徊，中学毕业以后才决定从事历史研究。他在布拉格的大学学习期间，结识了许多著名艺术家、诗人和作家。从那时起，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他的作品是多方面的，著有大量诗歌、戏剧和小说，但最重要的成就是长篇历史小说。他以鲜明浓重的色彩绘出捷克民族历史的巨幅画卷。《捷克古代传说》是濒于湮没的捷克民族古代生活的形象再现。胡斯运动三部曲：《激流中》、《反抗一切》和《兄弟军》叙述了捷克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民族运动的始末，也是伊拉塞克最重要的一部作品。五卷集的《维耶克》及四卷集的《在祖国》分别描写了民族复兴时期的城市和乡村。

伊拉塞克在他的历史小说中贯串着激进民主主义的观点。十九世纪中、后期的捷克激进民主主义者与同时期的

西欧各国或波兰、匈牙利等的民主主义者相比，人数较少，思想上比较软弱，政治上也不够成熟。他们提不出一个明确的政治斗争纲领，只是“愿意把民族特征奉献给争取自由的斗争”。这只是一种幻想，但这种幻想也‘曾在西欧的民主主义者当中博得了同情。”捷克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同封建专制统治正面交锋只一个回合就败北了。他们的幻想由于温迪什格莱兹的轰击布拉格而破灭。《哲学生纪事》描写了1848年捷克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侧面。与作者的巨幅画卷相比，《纪事》仿佛只是一幅水彩小品。伊拉塞克对他出生前三年的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只作了简略的勾划，对当年的许多大事避免从正面表示自己的态度，然而从字里行间还可以看出作者对泛斯拉夫主义的思想首领帕拉茨基，以及当年的捷克资产阶级自由派“为了一个民族独立的幻影而出卖革命”的行为作了含蓄的批判。这说明作者的思想既具有当年捷克的激进民主主义的特点，也比当年捷克的激进民主主义者有所前进。作者运用素描和线条画的艺术手法，简练而生动地刻划了以华甫仁和弗利波为代表的捷克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形象以及其他形态、性格各有特点的人物；把1848年前后的捷克社会的动态形象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译者

哲 学 生 纪 事

〔捷克〕阿洛依斯·伊拉塞克

诸君不曾料想，我将引领你们步入绿树成荫的学园，聆听圣哲柏拉图①的讲学，也不曾料想会走到枝叶浓密的月桂树下，在异香氤氲之夜，如闻天国的音乐，心灵为之升华。

我们不进入彼岸世界，“在那里，苏格拉底②逢人便说自己一无所知，狄俄根跳出木桶责难行人，蒂蒙恶言相加，德谟克利特笑看世态，赫拉克利特哭对苍生，伊毕鸠鲁纵情享乐，阿那萨哥尔却说一切皆归于无。”

我无意为诸君介绍“通天地万物之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哲学家们，却有心让诸君结识几位哲学生。他们都是满腔热血的年轻人，会唱歌，会叹息，会谈恋爱。姑娘们见到他们，不比见到于思于思的哲学家，一点也不拘束，喜欢同他们谈笑，甚至倾心相爱。

在利托米什尔③的古老的六年制中学近旁，由法朗茨一世④于一八〇二年设立了一个“哲学科”，最初的学制为三年，一八四二年改为二年。这所学校归赫拉德茨主教团督导，是有专职校长的独立机构，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

只要在六年制中学修业完毕，人人都可以当哲学生。第一年学习“逻辑”，如期终考试成绩优良，可以接着学“物理”。若想深造法律或医学，或获得高级职位，必须拿出在哲学科

修业的证明。往往有这样的情形，有一些年纪较大的，已经干了几年差事，还回到哲学科来学习。因此，未成家的和有家室的成年男子共坐一堂，恭听神父教师的讲课。

当年的日多夫，即兄弟会时期的奥利维特岗上可谓热闹，在附近的文艺复兴式的宫堡⑤里，贵族带了一大群随从仆役以及在教师宿舍里的许多兄弟会教士神父，但等中学塔楼上的早晨钟声一响，纷至沓来，把本科生和旁听生团团围住。那时在逻辑班注册的有三百人，物理班仅七十人。

开场白到此结束，幕启。

一

一九四七年已经到了四月末。春意盎然，春色渐展。在利托米什尔宫堡附近的一个不大的花园里，树木已绽出新芽。不止一处的灌木丛披上了嫩绿色的轻柔新装。学院教堂的塔尖，宫堡的山墙以及一个个圆屋顶都像画一样地画在明净的碧空。道路平整得如同用碾子碾过一般。长形广场上的粗石板已经完全干燥了。和煦的阳光照进了新房子和一些兄弟会时期的老房子，并且一直照到广场两边带拱顶的柱廊上。那天温暖的下午，整个拱廊上熙熙攘攘。有年轻人的地方最热闹，新春的阳光和温暖把他们像甲虫一样地引了出来。

孩子们的笑闹和叫喊并没有惊醒警察克蒙尼切克；他靠着拱廊的柱子，坐在石凳上晒太阳，美美地打着瞌睡。他已经是一头老迈的狮子，宁愿多歇息歇息，不想去追逐猎物了。

他经常从城郊的一个什么地方回来。肩上挂着的那只鼓，还有插在皮带上的那只装鼓棒的金色套筒，证明他是去发通告的。大家都知道他的弱点，一有机会就靠在墙上或者坐在凳上专心地小睡片刻。有人说他连走路都会睡着的。他把帽子扣在脑门上，头低垂在胸前，从灰白色的一字胡子下面吐出一串串直率而健康的鼾声。这鼾声并没有扰乱艾立丝小姐的清静。她坐在二层楼的一扇开着的窗户旁边，正好在克蒙尼切克头上。恕我直言，艾立丝小姐是老处女。她的和善的灰蓝色眼睛肯定有五十次看到了大地披上这样美丽的春装。她正在织袜子。

她并不留意湛蓝的天空和明媚的阳光，也不朝广场观望，可是手里的活计不像往常那样做得专心和麻利。她的两只手常常往腿上一搁，眼睛盯着屋里的那扇通向隔壁房间的门，然后又看看放在五屉柜上那只带雪花石膏柱的自鸣钟；柜子上的黄铜环子和黄铜皮装饰仿佛金子一样闪闪发亮。在艾立丝小姐房里什么都是一尘不染，安置得妥妥贴贴，有条不紊。蒙着浅色套子的椅子和沙发是老式的，令人回忆起辫子上系蝴蝶结⑥的年代，而那只铺了花桌布的圆桌还有其他家具就比较时髦了，是共和国末期和拿破仑帝国时代的款式。

自鸣钟的短针已经过了Ⅳ字，快到Ⅴ字那儿了。艾立丝小姐把袜子和线团放在窗台上，走到房间中间离门不远的地方站住了。从门那边传来响亮的然而听不真切的说话声。瘦小的老小姐最后下了决心，走到门边敲了几下。

谈话声立刻中断，门里出现了一个中等身材的年轻人。

“华甫仁先生，怎么办呢？四点钟早过了。书记官家里会怎么说呢？”

要您费心了,小姐,'门里的年轻人回答,他圆圆的脸上容光焕发，露出愉快的笑容，“我跟他干上了！他说得真带劲，他对自己的思想一往情深。”

“什么思想?”

“全是秘密计划和革命，不把利托米什尔闹翻了天才怪呢！”

“哎呀,弗利波先生,都说些什么呀！”

“我这就去，艾立丝小姐！”弗利波身后出现了他的同伴，哲学生华甫仁。他是一个身材修长，表情活泼的年轻人。这时，他手里已经拿着帽子了。

“华甫仁先生，我不知道您脑子里在想些什么，竟忘了去上课。您从来都是准时的。”

华甫仁笑了笑:“以后我给补上。”

“快去吧！快！洛蒂小姐今天可漂亮啦！我看见她在窗口，浅色衣裙配上玫瑰红发带真好看！”

“弗利波，你看人家的浅色衣裙和玫瑰红发带看得多仔细！玛琳卡会怎么说呢?”

“她,她不会说什么的,是吧?'弗利波操着结结巴巴的哈那地方的口音，冲着艾立丝小姐一乐。

华甫仁走了。

华甫仁和弗利波的房东艾立丝，重新在窗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不停地织着袜子。弗利波还站在自己的房门口。

“下午席林加没在家?”

“不在,'艾立丝回答:“他总是到别人家去教课,念点儿书多受累呀！他让我给他煮些果子粥，厨房里有一碟梨干什么的，一个人就靠吃这些……”

“他干得多，吃得少。”

艾立丝小姐搁下手里的活计，看看那个学生，笑了笑。

“您念书比他自在得多。不过弗利波先生，我好几次想问问您，您没留心施比纳先生吧？”

“一点儿也没注意。”

“我正纳闷儿呢！您注意着点儿，最近几天他好像有心事，不爱说话。”

“那也许是因为快要去修道院了吧？”

“不，不是因为这个。我知道他不愿意去修道院，不过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不会是……恋爱了吧？”

“施比纳，……哈哈……施比纳恋爱了，”他笑个不停，爽朗的笑声把艾立丝小姐的微笑也引到了嘴边。

“我真想看看他怎么对他的小鹌鹑鞠躬，还怎么亲她！”

“您真是不怀好意！”

“哦，一点儿也没有恶意。施比纳是好人，是个大好人；要是给我亲眼看见，非得当面笑他不可。”

“看上帝份上，您啥也别说！”

“他去哪儿啦？”

“他拿了书，说是去学习。他抱怨功课太紧。”

“那当然,要是谈恋爱的话。”

“可您从来不抱怨。”

“我有什么可抱怨的？爱情是一种甜蜜的负担，这种负担多一些也没关系，而学习……到期终还有几个月，我说，艾立丝小姐……”他的轻松愉快的话音停在那儿了；他忽然瞥见挂在五屉柜上面的一幅圆圆的、尺寸不大的油画。因年深月久而发暗的底色上可以看到一位年轻教士的肖像。其实，

这幅画弗利波天天看见也没引起注意，不过今天在那年轻教士的头顶挂着一只用假花和绿纱扎成的月牙形花环，它沿着金色的画框飘垂下来。

“这花环以前没有吧？”他疑惑地看了艾立丝一眼。她的两只手搁在膝头，闷声不响地坐着。

刚才弗利波在看那幅画的时候，她那枯萎的脸上好像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晕，她的眼睛立刻低了下去。

“今天是圣伊里节⑦，他的名字正好叫伊里……”

揶揄的微笑从快乐的哲学生的嘴唇边消失了，那时有一个苍白消瘦的年轻人走了进来，匆匆打了个招呼，又匆匆往里屋走。那间房间就是他同华甫仁、弗利波、施比纳三人合住的。

“你忙什么，席林加？”

“我忘了拿书，马上五点了，我得去教课，”他说着已经进了里屋。

“可怜的家庭教师！”弗利波叹了口气，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艾立丝说：“我也有事。”他也跟着席林加进去了。席林加找到了书，又匆匆地走了，准备把习题、作业往他的那个青年学生的脑袋里灌。

弗利波在一张小桌子旁边坐了下来，桌面上横七竖八地放着练习本和书；他蘸了蘸鹅毛笔，在一张干净的纸上写起来。

“同学们！”纸上出现了这三个大字。里外几间房间寂静无声。

艾立丝小姐把头抬起一点，又开始编织，然而沉思的影子还没有从她的额头消失。

这时候，不知哪个淘气孩子把老克蒙尼切克的鼓咚咚地敲响了。他猛然惊醒，站起身来，耷拉着睡眼惺忪的脑袋，

踉跄地向市政厅走去。

*　　　　*　　　　*

与此同时，华甫仁正急急忙忙赶去“教课”。他穿过了拱廊和日多夫岗，路过宫堡、中学和神父宿舍，最后走进一所阴暗的洛可可式的房子。这所贵族气派的建筑物的大门上面有一对鹿角，它下面画着一只带一圈长长的黄光的“神眼”。

他从阴暗的楼梯走到二层，在一间房门口站定，敲了几下门。里面静悄悄的，无人应声。

他走了进去。

他的到来把一位年轻姑娘吓了一跳。她一听见开门的声音，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很快地把放在桌子上的一样东西用衣料盖上；她没有做针线活，而是在弄什么东西。在她鲜红的脸庞上有一种兴奋的神色。当她听出是华甫仁的声音，才把低垂的双目转向房门，曼声说道：“啊，是您，华甫仁先生。吓了我一跳，”她坦率地承认。

“弗利采克没在家，姑娘？”

“啊，对了，这一吓把我吓得忘记了。他跟舅妈和洛蒂一块儿出去了。舅妈请您稍等一下，他们马上就回来。”

“好，”从语气和脸色可以看出他真愿意等。

“请那边坐，”她指指给弗利采克上课的那间房间。

“我在这里呆一会儿不妨碍您吧？”

姑娘含笑指了指一张方凳，请华甫仁坐下。

兰嘉局促不安。她急急忙忙地干起活来，好像一下子要把活干完似的。不料她在找针、找剪子的时候，把衣料一挪地方，有一件东西从桌子上滑落。只听‘砰’的一声，好像

是一样比较重的东西从桌子上掉了下去。

兰嘉立刻去捡，刚够到的时候，华甫仁已经弯下身子为兰嘉姑娘效劳了。两个人的手碰在一起，华甫仁觉得自己的前额触到了天鹅绒般光滑而温暖的面颊。

姑娘的脸红了。

书打开着：“我可以看看书名吗？”

兰嘉的美丽而明亮的眼睛紧紧盯着哲学生，她不出声。然而他已经把那本不太厚的小三十二开本的书拿在手里，高声读出标题：《诗文集》，1823年新年号。

他无意中把按住书边的大拇指一松，看着迅速翻动的书页，然后他的眼睛又回到那年轻姑娘的脸上。

“请原谅，刚才我的想法冒犯了您。我看见您在藏什么东西，我以为……老实说，我以为是什么情书……”

“谁写给我的？”兰嘉微笑着，露出一排健康而洁白的牙齿。

“没人写才怪呢！”年轻的哲学生高兴地说，“不过我没想到是捷克文的书，这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我所见到的小姐们是不会有捷克文书的。我以前不知道您是一位爱国者。您以为您是吗？”他向她伸出了右手。

“我是！”华甫仁握了握她的柔软而温热的小手。

“我可以知道这本新年号是谁借给您的吗？”

“我还有好几本。这本您看过吗？”

“惭愧得很，没看过。”

“您愿意的话，请拿去看吧。我在看第三遍。我的箱子里还有几本别的书，如果您想看，我都可以借给您。不过您得给我回报！”她坐了下来。

“尽我所有，理当奉献；只是我所有也不多罢了。”

“可是您千万别让舅妈和洛蒂看见。现在您明白了吧，为什么我一听见门响就连忙把书藏起来。我看书，舅妈可不乐意呢！特别是看捷克文书更要嘲笑。我不是为自己的信念而感到羞耻，可是我不能由着性子跟舅妈顶嘴。所以我还是不说话，回避一些好。”

“为了事业，兰嘉，能忍就忍吧！哦，我真高兴，今天我才认识了您！说真的，我一见小姐们不是忙着聊天，就是忙着编织，一听她们用外国语说着琐碎话，带着嫉妒和小心眼儿在背后说长道短，或者发一通从外国书上看来的空泛议论，我就觉得不自在，甚至恼火。热爱祖国，读捷克文的书，说捷克话都不时髦了，不高尚了。因此她们对这一切都不理会，甚至还嘲笑！人家说女人的心是细腻敏感的，可是对待本民族的深重创伤，几百年来的贫困和不幸，却如此无动于衷，冷漠寡情。”

兰嘉凝神屏息地坐着。她的明亮的眼睛谛视着哲学生的脸和嘴唇。他的每一句话都闪闪发光地铭刻在她那激动的心上。她深深地呼出一口气，她那泛出红晕的脸颊上现出幸福的微笑，眼中含着泪水。

“谢谢您，”她激动地低声说，“您的话使我耳目一新。哦，我已经有很久没有听见这样的话了！我那已经去世的舅舅从前经常说这样的话。”

“他是您的老师？”

“那些书就是他的遗产。”

“您能给我说说关于这位可敬的人吗？”

“我要说的，不过……”

走廊上传来说话的声音。兰嘉一怔，马上拿起活计来做。

“舅妈……”

话音未落，门就打开了。书记官太太和洛蒂小姐、小弗利采克走了进来。

“啊，洛蒂，华甫仁先生还等着呢！可给您添麻烦了，aber es ist so schön draußen （不过外面的天气真好）*；她说话说得快，放连珠炮似的，使得正在恭恭敬敬行礼的哲学生没有回答的空隙。

太太和小姐留在房间里，华甫仁带着那个男孩到隔壁房里去，桌子上的书和纸已经准备好了。

罗宾内克太太是一位高个子的壮实妇人，容光依然焕发。细心梳理过的黑头发同洛蒂一样光可鉴人。洛蒂跟她的母亲仿佛是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在本城就数书记官的千金最漂亮。修长的身材，秀丽的容貌，漆黑的眸子确实与众不同。姑娘们都无法否认她的衣着入时，打扮别致。只要女儿时髦，能压过别人一头，做母亲的真是不惜工本。

罗宾内克先生尽管一钱似命，对这件事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母女俩把帽子和头巾摘下来的时候，兰嘉恢复了平静，脸上已没有丝毫张惶的神色。她手里忙着做针线活儿，一边同往常那样回答舅妈的问话。可是她的内心并不平静。一片芳心早已默许给那个年轻人——哲学生中的佼佼者了。每次看见他来给弗利采克上课，她就高兴，并期待着他借机会跟自己说上几句话。她多么喜欢听他说纯粹而简练的捷克话

* 罗宾内克太太说的捷克语中间夹杂着德语；下同。

呀！自从大舅去世以后，再没有听别人说过。她经常听见舅妈和洛蒂称赞他，她很愿意听，不过她自己从来不对那个年轻人妄加评语。

此刻她心中又惊又喜。想不到他竟有这样的思想。他开始了解她，并且为她而高兴。直到今天，内心最热烈的感情和思想必须隐藏起来；人们讥笑过她，然而他却握着她的手说：“呀，我多么高兴，我今天才认识了您！”

平时，她对那个漂亮的大学生私下仰慕已久；洛蒂和其他姑娘也都喜欢他。但是今天，这个往常对姑娘们不苟言笑的年轻人，竟站在她的面前，热情如炽，仿佛通体在燃烧，把他那表情生动的脸，照得透亮。

假如洛蒂或是别的姑娘看到他的这般模样，听到他的热情的言词，即使不能像兰嘉那样感觉到他的爱国热忱，很难保持内心的平静，也很难在他面前紧闭心扉。何况兰嘉是书记官家的灰姑娘，很少有人注意她，谁也不把她当一回事！父母双亡以后，这个孤女就由她的舅父，一个偏僻山村的神甫收养了。他是兰嘉母亲的哥哥，一位爱国者。在当时那个悲惨的年代里，众多的爱国志士默默无闻地埋没于草野之中，但他们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

兰嘉就是那位爱国教士培养出来的学生。当她的养父和恩人去世时，留给她的除了一皮箱她视为珍宝的捷克文书籍之外，只有一笔微薄的财产。于是书记官罗宾内克先生，已故神甫和兰嘉母亲的弟弟，收留了她。她已经在她的二舅家生活了一年，作为罗宾内克太太的掌上明珠——洛蒂小姐的女伴和女仆。

一小时以后，华甫仁讲完课回到外边那间屋子，准备告

辞，可是书记官太太不放他走。她喜欢跟他聊聊。今天还是用她的混合语方式，先说几句捷克话，然后又说一句德语作为补充或者说明。

她问家庭教师是否也去领略了那难得的好天气，她告诉他，她带着洛蒂到什么地方去散步了，到公园里去走走真舒服。她还不忘记提起她的女儿为如此良辰美景所陶醉的情景。"Sie war hin vor Bewunderung（她简直着迷了）！"

"真的，还只是四月份呢！要是到了五朔节不知道该有多美呢！"洛蒂在旁提醒一句。

华甫仁动了一下。"我不知道太太们怎么会想起五朔节！往年多热闹呀！Diese Majales！"⑧

"今年还是不举行吧，华甫仁先生？"洛蒂问。

"怎么能呢！去年就没让举行，今年还是不会批准，"她妈妈回答了她。

"今年能举行，"哲学生的语气很肯定。

"呀！"洛蒂欣慰地叹了口气，用带着疑问的目光瞟了年轻的哲学生一眼。

"还是应该举行，自从哲学科成立以来，一年一度，Es ist ihr Vorrecht（这是他们的权利）！"

"呀，要是真的能举行……"洛蒂又叹了一口气，瞪得大大的眼睛梦幻似地望着空处，仿佛见到了这次学生盛会的热闹情景。

"努努力吧，华甫仁！也许看在哲学生的份儿上能允许。"

"我也这么认为，夫人……"他微微一笑。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向正在干活的兰嘉投去最后一瞥。她早已注意到他投来的目光，心儿高兴得怦怦直跳。

“呀，妈妈，我刚才想起文书家里的弥娜今天早上评论华甫仁先生的话来，”洛蒂高兴地喊道。

“是吗？”

“她说华甫仁先生人品好，要不是那么高傲，so Könnte man ihn ausstehen（还真过得去）。”

“噢，这是妒忌和Eifersucht（猜疑）呀！”妈妈意味深长地瞟了女儿一眼。

二

弗利波写了划掉，划掉了又写，沉思片刻后重又提笔。他工作得非常专心，根本没有听见从拱廊和广场上通过开着的窗子传到他房里来的喧闹声。这是一间标准的学生宿舍，面积不大，没有装饰，也没有精美的家具。四张床和放在每张床前的黑皮箱占去了一大半地方，另外还有两张大桌子和一张弗利波在写字的小桌子，后面靠墙的地方有个书架。墙上挂着两幅装在棕色镜框里的彩色铜版翻印的法国画，两幅画中间是一只系着绿色丝带的六弦琴。

外房响起了艾立丝小姐柔和的语声，另有一个低沉的男声在回答，这时，弗利波已经把誊清过的作品默读完了。

弗利波把纸折起来，很快地把它放到自己的桌子里。有个年轻人进来了，高高的个子，背有点儿驼，这并非天生的缺陷，而是老弓着背坐着和不挺起腰走路的结果。

“呀，欢迎，施比纳！你老在哪儿逛呀？”

“我在公园里，”他坐在箱子上，从大桌子里边拿出一块面包，津津有味地吃起来。

弗利波默默地望着自己的同伴。施比纳还没吃上几口就抓起一本书勤奋地读起来。他的脸黑黑的，低低的前额，丑陋的鼻子，一口大而不整齐的牙齿，看起来特别不顺眼，两只虎牙半露在外面。

“施比纳，”过了一会儿哈那老乡说话了。

“我在学习，”他不耐烦地回答他的同伴；然而不到五分钟，书被扔到墙角，他一跃而起：“去他妈的哲学科！”

“你火什么？”

“谁笑得出来？我拼死拼活的，就算考个第一，还不是带上僧侣的头巾！凭这一点，我决不当神父，决不！”他说着在这间不大的房间里急促地转了几个来回。

“这会儿你发什么神经病？过来，孩子，过来吧！站在这儿。”

“你别管！”

“你瞒不了我，你承认了吧！你恋爱了！”

这个单纯而淳朴的哲学生的黑脸庞红得几乎发紫，他感到不好意思。

“谁告诉你的，你……什么……，”但他的语调和表情是迟疑的。

“朋友，给我坦白了吧！”

“别扯了，给你坦白？”

老实人施比纳从来没有这样倔强地说过话，他转身一屁股坐在箱子上。

弗利波看见把他给惹火了，就不出声了。过了一会儿他

拿起帽子问道："你知道玛琳卡在铺子里还是自个儿在家？"

"我不知道，"施比纳在嗓子眼里咕噜了一声，脸上又泛起紫红色。

弗利波穿过艾立丝小姐的房间时，她正在厨房里忙着。他走出房门，在楼头略一踌躇，暮色早已笼罩在那条狭窄而曲折的楼梯上了。

那时从楼下前厅传来一个姑娘的悦耳动听的声音，接着是一阵急促细碎的上楼梯的脚步声。弗利波往下走了几步就站住了，伸开两只手把路一拦。于是那个急急忙忙往上走的姑娘就撞在他身上；朦胧的微光中响起一声轻微的惊呼。

"玛琳卡，是我！"

"啊，让我走，妈在铺子里……"

"咱们在这儿，她看不见也听不见……"

"您放开我，我给您这把紫罗兰。我本来要插在杯子里的，可是您这样坏，我只得放弃了。"

"这好呀，谢谢。"

"给您，不过……"底下的话在他的怀抱中噎回去了。

"这是谢谢那束花，"他热烈地吻着她的鬓角和绯红细嫩的双颊。那个活泼的姑娘顺从了片刻，马上又从他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向上跑了几步。她的眼睛和脸热辣辣的，秀丽的额发有些散乱。

"玛琳卡，你要去散步吗？"给逗得上火的年轻人低声问。

"我生气哪！"

"到城边还是去花园？"

"去花园……"说着就从他眼前消失了；一转眼她溜进了艾立丝小姐隔壁的那间房间。弗利波全身热乎乎的，手里拿



着一束花走出了门。大门右边是一家粮店，每天下午玛琳卡就在那儿售货。现在只有她妈，老板娘一个人在铺子里；她允许女儿跟女伴去散散步。弗利波路过时毕恭毕敬地对玛琳卡的妈妈打招呼。

“喂，弗利波先生！”

他站住了。

“您蹭了一身白，怎么回事呀？”神情严肃、个子不高的老板娘指指哲学生的胸口。他的深色上衣上面有一块白的。

“啊，这是墙上蹭的，谢谢！”

“这么说，您把胸口贴在墙上蹭的？”

“可能是衣服挂在墙上蹭的，”他笑着告别，老板娘疑惑地望着他。

“我忘了，玛琳卡是一朵撒上面粉的玫瑰，她的头发上好比扑了一层粉。”哲学生高兴地想着，径直向花园走去。

* * *

学生宿舍里的一张桌子上点着一盏灯，另一张比较小的桌子上点着一支蜡烛，华甫仁坐在那儿看书。在一个暗角落里，施比纳仰着脸，斜躺在箱子上和没有铺开被褥的床上，一口一口长长地抽着烟斗，两只眼睛直勾勾地。房间里静悄悄的，偶而有一下半下勺子碰碟子的声音。席林加在吃晚餐，果子粥就着第三块也是最后一块面包吃。每顿吃多少面包都是算计好的，要是早晨面包有富余，那么中午和晚上就好过一些。他就是那么凑合活着。他刚刚教完课回来，又累又饿，所以吃得很香。他一吃完，稍稍收拾一下桌子，这个苍白干瘦的青年就抓起一本书来学习。用弗利波的话来说，“苦干”起来了。

兰嘉的《诗文集》引起了华甫仁的兴趣。他坐在这本小书面前已经有一会儿功夫了，但是连第一页也没有读完。他若有所思地凝视着硬封面的封里，那儿的一张泛黄的纸上写着三行花体字：

“何等可悲的国家呀！它的不肖子孙粗暴地鄙视民族语言和民间传说的精华！”

下面是一行圆体的拉丁字：

“哀莫大于为垂死的祖国而忧伤”

米斯里密尔

这几行字发人深省。看来是兰嘉的那位当神甫的舅舅写的，他在这里签下了一个爱国者的名字。

可以想见，这位生活在偏僻山村中的人何等热爱自己的

祖国呀！他为祖国担忧而又满怀希望。这几行绝望的词句大概是他在极度灰心失望之时写下的。这是他的一时悲愤，还是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尚为民族的垂亡而忧心如焚？难道这几句话确是说出了悲惨的真理？

不，不，这个性格坚强的年轻人不相信。时世艰难，乌云翻滚，但民族并没有死亡。蒙昧的黑暗已经冲破，光明已经在望，东方欲晓，东方欲晓！

他又把这几行悲伤的词句看了一遍，他仿佛看见一位严肃的、花白头发的教士坐在枝叶茂盛的椴树荫下，身旁是一个年轻的姑娘。她读着书，他认真地听着，不时插言作简短的讲解，或是接下去侃侃而谈。

她倾听着 长者的话，就像今天倾听着他的话一样，用闪亮而润湿的眼睛注视着他。他翻过一页，把封里盖上了。

《平达尔与高丽娜》

华甫仁似从梦中醒来，开始读放在诗文集首篇的短篇小说来。

“仿佛东方的晨星和西方的太白，这两颗星曾经在希腊的上空闪耀光芒。高丽娜降生在塔那格拉，平达尔在底比斯出世。”

甜蜜而又凄凉的引子刚刚开始，这篇超脱不俗的爱情故事被弗利波所打断。他哼着一支愉快的小曲，走进了安静的房间。

“看书，华甫仁？”

“唔，我在修改稿子。”

“好，你没注意吗？你看见这儿有一束美丽的花吗？”

“好看！

“哦，珍贵的礼物！你闻闻！”

“我要看书”。

“席林加，你瞧！”

“对不起，我在学习。”

“那末你闻闻，施比纳，让你开胸顺气！瞧，多美呀！是玛琳卡送的。”

施比纳已经抬起身子，但立刻又倒在褥子上。他扭头嘟哝了几句谁也听不清的话。

“还有你这个苦力，书蛀虫！”弗利波说着，把一束花插在随身带来的小玻璃杯里。他跳上箱子，从墙上摘下六弦琴。

席林加一听见调弦的声音就用两只手捂住耳朵，把头低低地埋在书里。

几个分解和弦响过以后，弗利波坐在床上，马上用响亮的男中音唱起来：“我把我的玛琳卡，伴送回家……”

席林加绝望地而又恳求地看了他的引吭高歌的伙伴一眼，用他的低声抱怨加入了合唱声部。

弗利波不在乎；他把系着绿丝带子的六弦琴挂在身上，丁冬丁冬地弹着，还唱着如何伴送玛琳卡回家的歌。

三

星期日的清晨，施比纳还睡着，席林加已经在床上学习了。华甫仁和弗利波坐在小桌子旁，再一次读着和讨论着那个哈那人以前写的并经华甫仁修改过的文稿。他们低声交谈。

因此听不出他们在谈些什么；况且席林加学得如此专心，根本不去理会他同学的密谈。

“应该这样，否则会笑话咱们！”弗利波补充说。

“物理班同咱们意见一致。”

一道金色的阳光流进房间，宣告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的到来。似乎是为了庆祝，学院的教堂响起了钟声；那庄严而悦耳的钟声在晴朗的空中回荡。过了不久，中学教室楼上的尖细的铃声也响起来了。余音未落，早已穿戴整齐的华甫仁拿起帽子和手杖(这是全体哲学生的特权),匆匆走出了门。

“这是怎么回事？”其他人走进她的房间吃早饭的时候，艾立丝小姐问道，“华甫仁先生走得匆忙，连早饭也等不及吃。”

“也许他去散步,趁早晨天气这么好,”弗利波猜测着。

不一会儿，他们也都走了。

快九点钟了。学院大厅里两个年级的哲学生都集合在那里听讲道。学生人数有三百多，宽敞的大厅里人声嘈杂，这儿是低声细语，那儿是高声谈笑；有的说德语，有的说捷克语。今天热闹得异乎寻常，几乎人人都在谈论着同一个题目。不知道是谁开的头，谁把这颗火星扔在人群之中的，此刻竟成燎原之势。其实这是十分自然的，四月将尽，往年是热闹欢乐的五朔之日近在眼前。

按照古老的习俗，这一天向来是哲学生欢庆的日子。欢庆五朔节，所谓Majales，是他们的特权。不仅仅是他们和姑娘们，就是全市的老百姓也整年盼着过这个节。

两年前主教团以赫拉德茨主教的名义下令禁止。眼见今年将是第三次在没有音乐、没有欢笑的冷清气氛中度过五朔

节。这件事，年轻的小伙子们正在议论纷纷。

弗利波站在靠窗口的地方，脸冲着门；在他身边围着的人最多，谈论得也最活跃。门开了，华甫仁走了进来。他看见他的朋友，就立刻向他走去。他径直从讲台上迈过去，免得受拥挤。可是一跨上讲台，他就站住了。他俯身拿起一张出人意外地放在讲台上的纸，默读起来。

“瞧，华甫仁在那儿发现了什么？”

“这是什么？”许多人异口同声地叫起来。

“你们猜猜？”

大家纷纷涌向讲台。

“拿来看看！看看！”有人大声叫喊。

“念一念吧！”也有人这样喊。

“静一静！”弗利波喊道，“华甫仁给你们念。”

哲学生们安静下来。华甫仁站在讲台上用洪亮而清晰的声音宣读给全体哲学生的号召书。不知名的作者提到自古以来的风俗和庆祝五朔节的特权；他重新用鲜明的色彩描绘它，使五朔节的美丽，在人们的记忆中再次活跃起来。他要求大学生的荣誉和信誉。最后作者呼吁大家团结一致，不要被禁令所吓倒。要像往年一样隆重庆祝五朔节，古老的特权要恢复，自古以来的哲学生的荣誉要维护。

欢呼、喝采，表示赞同的声音响彻了宽广的大厅。华甫仁刚从讲台上下来走到同学中间，一个高高的、瘦瘦的教理问答教师走进了大厅。他脸上的表情沉重而严厉，一对锐利的小眼睛马上就察觉这不平常的骚动和激愤。

他坐下来，从自己的讲义里拿出一个纸卷儿。他把它打开以后，用单调而细弱的嗓音宣布，在讲道之前先宣读主教

的手谕。

一阵低沉的隆隆声仿佛自远而近的风暴从后面传来，教师开始读手谕，大意无非是主教重申以前的禁令，禁止在五月的朔日举行任何喧闹的庆祝活动。教师的话音未落，呼叫声，嘘声，鞋底擦地的声音，愤愤不平之声，哲学生的手杖敲击板凳的声音，如同狂飙骤起，在大厅中奔腾激荡，教师说话的声音，如同一个在怒吼的风暴中挣扎的船长的呐喊，被淹没了。

他沉默了，但等喧哗之声稍息，他又开始宣读。他刚一开始，又是一阵新的吼叫。他脸色煞白，倏地站起来，用冒火的眼睛打量着愤懑的学生。他想同他们说几句话，但是他说话没有人听。他被这个侮辱所激怒，把几张纸收拾起来，怫然而去。

大厅里依然人声鼎沸，雷鸣电闪般的喧闹之中传来一阵阵暴风雨般的呐喊："Majales、Majales！"

往常有许多人来参加在九点钟举行的哲学生弥撒。今天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日，在仪式开始以前来的人格外多。坐在长条凳子上的太太小姐们穿着五光十色的衣服；做九点钟的"哲学生弥撒"，就数她们最热心。

规定的时间已经过去，大学生们还没有来。教堂司事已经有好几次从祈祷室走到圣坛前，朝正门的入口处张望；哲学生还是不来。

主祭坛上的蜡烛已经点亮并且着了一会儿了；这才听见一阵模糊的声浪，接着就是大学生的洪流从正门和边门涌进教堂。

不止一个姑娘抬起头来，也许是一般地看看，也许是找

某一个人。若在平时她们看一眼以后，又虔诚地俯身在祈祷书上。然而今天，她们全都惊奇地望着滚滚而来的人流。

往常的秩序到哪里去了？出了什么事？他们好像是炸了群的牲口，杂乱无章地冲了进来，有的站着，有的坐下。瞧，那边几个脑袋凑在一起窃窃私语，还会意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今天这份乱劲儿，怎么也不能在这往日是宁静肃穆的教堂里平息下去。当祭坛上没有像往常那样出现那位教理问答教师，而是另一位兄弟会教士的时候，大家更觉得诧异。

弥撒完毕以后，哲学生们同往常不一样，没有散去；他们或是停留在神父宿舍门前，或是成群结伙情绪热烈地边走边谈。聚集在弗利波和华甫仁身边的人最多。

这一切，罗宾内克太太跟她女儿在回家的路上谈得很热烈。书记官先生——正梳洗完毕，打算穿上星期日的服饰——在一旁听着，不表示任何惊异或关切，在他那张略现苍白而平淡的脸上保持着一贯的冷静；这种冷静对一个使人肃然起敬的官员来说是恰如其份的。从来没有人见过在这张仿佛是蜡制的冷漠的脸上有丝毫动容的表情。

母女俩你一句我一句正说得起劲的时候，他站在镜子前摸摸浆洗过的在脖子上系成蝴蝶结的雪白领巾，然后又抿了抿鬓角的卷发。

当洛蒂卡描述着乱哄哄的哲学生们涌进教堂的情景时，他转身干涩地喊了一声："兰嘉，把'阿隆'拿来！"

小心侍奉她舅舅的兰嘉马上从柜子里拿出一件深蓝色的外套。他仿佛要去签署什么重要文件似的，从容而严肃地把它穿在身上。好比伯爵大人给自己的马匹起各种各样的名字，书记官给自己的外套和上衣也起了名儿。他的上衣、外套可不

是随便穿的，哪天拿哪件，穿哪件都有一定的规矩。

今天轮到“阿隆”，因为这件衣服的料子是从犹太人阿隆那儿买来的。除了“阿隆”，还有“亚伯拉罕”，这是从犹太人亚伯拉罕那儿买来的姜汁饼颜色的上衣。罗宾内克先生的衣柜里，不单有以色列名字命名的，还有基督教名字命名的衣服。

若逢圣玛丽亚节，他总是穿一条灰蓝色的长裤，家里家外都知道这条裤子以“玛丽亚”著称。总之他的一穿一着，一举一动都有一定的日子，一定的规矩，一成不变，一丝不苟。



当他穿上“阿隆”，就拿起一顶闪亮的圆顶礼帽，准备外出。出门之前，他冷淡而庄重地亲了亲自己的妻子。于是这个身材不高的、干瘦的、混身上下没有一处不古板的官僚，从

我们眼前消失了。

这下子妇女们打开了话匣子。

“妈，您说是怎么回事？华甫仁先生没有转过来朝我们看一眼！”

“谁都是那样呀！也许下午他来的时候会把一切都告诉我们——Aber alles （一切）!”

* * *

做完主弥撒，中午已经过去了。

同往常一样，十二点半罗宾内克家刚吃完午饭。弗利采克跑出去了，也许到花园去了。兰嘉同女仆收拾完东西，坐在外房。星期日下午对她来说是最美好不过的时间，舅舅、舅母和洛蒂卡坐在内房，她就可以有第一次随心所欲的空闲时间。她从抽屉里抽出一本她的已故的舅舅留给她的书来。她坐在窗前，夏天坐在小花园里，热切地全神贯注地读了起来；又往往不止一次地陷入沉思、遐想和甜蜜的回忆之中。这是她最自由自在的时刻。

这一段时间对于罗宾内克来说也是惬意的。他脱去“阿隆”上衣，坐在桌子旁边的软椅上。洛蒂卡把一支装上烟的石膏长烟斗和火递给她爸爸，他就兴致勃勃地吧嗒吧嗒地抽起来。除了星期天的中午和晚上的饭后，他是从来不抽烟的。当雪白的烟斗里的烟丝全部化为青烟的时候，他郑重其事地把烟灰磕出来，然后照例要写几行诗。平日他是没有这个雅兴的。那时候洛蒂卡已经跑出去找她的小姐妹了，她妈妈坐在桌子旁幸福地打盹儿。书记官“作”诗、要处处想妥当以后再落笔；如此写成的诗句可以不加修饰，浑然天成，听来如银瓶泻水，令人快意。这样的诗作一篇非连续几个星期日不能

完工，好在罗宾内克先生的书信来往不多，所以颇有闲暇，得以从容赋诗。诗成之后，他就一本正经然而笨拙地大声朗读起来，仿佛一个铁轮子在转动，把他的夫人惊醒。

每个星期日都是这样度过的。

稍晚一些，文书单独或是带着夫人来了，于是开始“闲谈”。

面对着罗宾内克先生坐椅的墙上挂着一幅装在深色雕花镜框里的古画。这幅画的主人把它当作全城最珍贵的宝物。有一回，他激动异常，倒把话说得比较生动：“谁找得到！谁能在捷克地面上找得出第二份来！”

此话不假。画上画的是暴君希律⑩，残酷地下令屠杀伯利恒婴儿的就是他。这里画的只是他的头像，构图颇具巧思。他的全部血腥暴行可以从这幅头像中看出来。当然这要走近了细看才看得出来。原来这幅头像全部由婴孩的身体巧妙地组成；白皮肤的孩子构成了他的前额和面颊，黑皮肤的身躯构成了他的头发和胡须。不言而喻，当时的伯利恒城有许多黑人。书记官先生对这幅杰作颇为得意，视为无价之宝。

每次他坐在椅子上抽烟，目光就转向这幅画，同他妻子说话时，仍是目不转睛。甚至文书先生或是别的什么人进来，他也不用正眼看人，只是盯着暴君希律看。这也许是他习惯成自然，也许他对这幅艺术作品总是看不够。

罗宾内克先生在他的办公室里算是一个十分富裕的人。财产不是他的妻子带来的。罗宾内克同她结婚完全出之于真心爱慕，也可以说是对她的种种贤慧品性，特别是理家的才能进行慎重斟酌的结果。也许不该妄加猜测：书记官先生在年轻的时候是火爆性子，据说至今丝毫未改。他的同事们断言，

他在许多年前也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且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的财产是从他的叔叔，一个老上校那儿继承的。据说此人在拿破仑战争中发了一笔横财。

今天这个星期日的下午，罗宾内克太太虽是一肚子疑问，却仍然舒舒服服地打着瞌睡。她的丈夫一如往常，安详地为他的在赖兴堡庄园领地的同僚写献诗。诗是用德文写的，自不待言。这倒并非他鄙视自己的本族语言，而是习惯成自然，用德文更能贴切地言志。书记官先生既非本民族的敌人，也不是朋友。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官员，对上级恭顺忠诚，维护旧秩序，痛恨新事物。

单听他自己所宣称的观点，可能会认为他曾受到许多正确的然而是背反时尚的历史观点的熏陶。因而他不像当时的许多人那样，把齐士卡目之为强盗或杀人如麻的暴徒。他经常挂在口边的一句话是“：齐士卡和约瑟夫皇帝[11]都是真正的捷克人！”当文书先生听了点头表示赞同时，他又说“：如此英雄人物值得吾等顶礼膜拜，永志不忘！”他所涉及的历史仅此一端，仿佛他对其他历史人物不甚了了，或是不愿意知道。

齐士卡，约瑟夫皇帝，再加上希律王，是他心向往之的三个人。但对他们的热爱仅如上所述，发乎情止乎礼而已。

当洛蒂卡快步走进房间，在她妈妈身边停下来的时候，书记官正做完诗的第一节，在上面写标题。她不等妈妈问，就开始用她自己的语言和说话方式学说从朋友那儿听来的话。满城都是大同小异的消息，添枝加叶的新闻，形形色色的猜测。据说哲学生们今天早晨在礼拜堂里造了反，使得教理问答教师无法讲道，不得不离开大厅。

太太小姐们以及大部分市民是站在大学生一边的，只有

一些比较有身价的或是老成持重的人不以为然，认为这是犯上，万万不能姑息。

“这恐怕要受审和惩处，”罗宾内克太太说。

“可是华甫仁先生也在内呀！”洛蒂叹了一口气。

“让那些年轻人玩玩有什么要紧！”

“唉，今年的五朔节又吹了，我白高兴一场！”洛蒂小姐叹息着，她那对俏丽的眼睛忧郁地转向一件新做的春装。这件为五朔节而缝制的衣服已经完工，娇柔地斜倚在床头。与此同时，在前房看书的兰嘉也受到了干扰。房门轻轻地开了，她合上书，同往常一样，她吃了一惊，但心里甜滋滋的。华甫仁默默点头示意，走到她的身边小声问道：“都在里边？”用手指指后房。

“都在。”

他解开大衣，从胸袋里抽出一本小册子递给兰嘉：

“这是一本比较严肃的。等五月一号再给您一本轻松愉快些的，”他微笑着说。

兰嘉在看书名。

“您想当哲学生吗？”华甫仁悄声问。

姑娘脸上泛出红晕：“全靠您帮助。”

他匆匆握了握她的手，就走到后房门前敲门。兰嘉处于幸福的激动之中。虽然往常听到洛蒂卡俏声应门的口音觉得讨厌，而今天……！她看到的书名是：

《小桥——思想花絮拾零》

——献给青年朋友们

弗·玛·克拉采尔⑫编集于青年时代

兰嘉一页一页随手翻阅着这本新书，不由自主地陷入沉

思；而那时华甫仁却在受夹攻呢！母女俩七嘴八舌地盘问家庭教师，问他今天早晨那件非同小可的事的来龙去脉。

哲学生神色从容地作了回答，嘴角挂着微笑。洛蒂卡似乎是忧郁地低着头，她担心地然而不无讨好之意地插问一句：华甫仁先生会不会受严重处分？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五朔节呢？”

“吹台了，”妈妈这么估计着。家庭教师不说话。这样就向洛蒂卡证实了那个不愉快的可悲事实。正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平常的事。

书记官坐在房间的另一端，为寻章觅句而搜索枯肠，因此没有听见那一头的讲话。他搁下鹅毛笔，他的冷冰冰的眼睛盯着希律王，用干涩的声调说：“教师先生，这是怎么回事？捷克语里头加进了什么闻所未闻的新玩意儿啦？”

“愿闻，书记官先生！”

“今天我要去⑬做大弥撒，我要碰见不论哪个学生，真的都是毕恭毕敬，脱帽致意，可是‘祝你早安！’——这算什么？”

“完全正常，书记官先生，好比人们常说的 Vinšuju 是德语，只不过同dobrytro(早上好)一样不合文法而已。”

书记官严厉的目光从希律王移到大胆的哲学生身上，然而立刻又转了回去。他对华甫仁说：

“惯常说的话就是好的，这样的话，长者和地位高的人也能听懂，况且我们也懂语法；齐士卡和约瑟夫皇帝是捷克人中的精英……”他突然打住。对这段话家庭教师没有给以回答。

罗宾内克太太把话岔开了。华甫仁心中暗笑，把“值得

吾等顶礼膜拜永志不忘”这下半句补上，就走出去找弗利采克了。

书记官重新握笔，埋头写作，但是已经写不下去了。

洛蒂卡闷闷不乐地把蓝色衣裙叠好放到一只宽大的老式衣柜里。

罗宾内克慢慢抬起头来，大声自言自语：“这种所谓的新派，叛逆！”

显然他已经忘记了做诗，他脑子里想到的是家庭教师。

四

星期日在学院里发生的事是本城闻所未闻，不同寻常的大事。到处议论纷纷，揣测着倔强的学生们现在会有什么遭遇。有人认为第二天马上就会进行严厉的审讯，不少人担心有些学生会遭到开除处分。

出乎意料，事情竟像是按下不提了。当然，教理问答教师第二天没有到学院来，暂时相安无事。

“就是饶了这些学生，过节的事也吹了！”

“利托米什尔再不会有五朔节了！”

“唉，真可惜呀！”

艾立丝小姐要比别人多担一份心，她听着沸沸扬扬的议论，吓得一愣一愣的，她责备地而又关切地看着自己的学生房客，好比做娘的为儿子操心。此事还关系到她的房子的名声。先后在她那儿住宿的学生有四十七个；声誉之好，有口皆碑，她颇以此自豪。有不少房客已经进了声名显赫的大机

关、大衙门，也有不少当了教士。他们有机会总要来看望她，还经常给她写信。要是她的房客因犯上作乱而被判刑，这可如何是好？

星期一的早晨，其他人都走了，只有华甫仁在家，艾立丝小姐忧心忡忡地对他说：“华甫仁先生，我一夜没有睡，肉店老板娘跟我说的那档子事是真的吗？

“她说什么？”

“她说您，华甫仁先生，还有弗利波先生领着大伙儿闹事”。

“哦，艾立丝小姐，您甭害怕，都是谣言。”

“我估模着兴许是有人嫉妒我这房子的名声，所以我马上回了一句：既然是大伙儿闹的事，就不会是华甫仁先生，他跟弗利波先生总是阿利路亚赞美天主，不过这……”

“流言蜚语,没什么真事儿!”

“四十七个大学生……”她正想说说她从前的房客，华甫仁已经拿起帽子走出去了。

* * *

在艾立丝小姐的公寓里，表面是平静的，虽然许多事情都在暗中进行着。席林加一如往常，生活秩序并没有打乱，在这场风暴中他站在后面。他不吵不嚷，没有亏心事，只不过想到他也可能被传讯时才觉得有些心烦。他象往常那样出去教课，在家学习，吃那块定量的面包和果子粥。

施比纳头上的天空一直是乌云密布，从那根长烟斗里喷出来的一圈一圈的烟萦绕在他的头顶。现在他有了新的工作，他从衣箱里拉出一件黑色长袍来，这是他的教区神甫叔叔在学生时代穿的衣服，现在成为留给他的遗产。他把这件

袍子反复打量若有所思，几乎是天天拿到走廊上用藤条拍打，还用刷子刷。原来他现在除了哲学之外，还干起了裁缝这门可敬的手艺。

“每个星期天不缝缝补补的学生不是好学生！”施比纳在他叔叔那儿过礼拜的时候，这是他叔叔常说的话，这会儿他正在热心地遵循已故叔父的遗训，动手做针线活，把衣袍拿来改一改。只是他力不从心，费了半天劲儿还是未能给旧物增添新光彩。为什么他愿意费这个劲儿呢？为什么这位青年学生如此注意起仪表来呢？莫非他响往着犬儒学派[14]？他把秘密深藏在心中，唯有艾立丝猜得着……

有若干名学生，其中有华甫仁和弗利波，被传到校长室去。昨日的风暴要归咎于他们。据说校长告诉他们，教理问答神甫在未得到正式的和应有的赔礼道歉之前，绝不进学校的门。

在一切事情了结和商妥之前，四月份眼看就到了最后一天。

傍晚，华甫仁上完课正往外走。罗宾内克太太在隔壁房门口把他叫住：“华甫仁先生！”

他走了回来。

“我差点儿忘了，我请求您，我先生在的时候最好讲德语，至少同往常那样，不要讲正规的捷克语，Er kannes nicht ausstechen，这种新词儿他不爱听，他不能忍受这个，他以为这些新鲜玩意儿都是冲着他来的。”

华甫仁的脸一直红到脖子根，他只是笑了笑，深深一鞠躬，一句话也没说就走了。他不能说什么，真要是说出来，未必能饶人。

不过当他在走廊上遇见兰嘉时，一腔怒火也就化为乌有了。

她一看见华甫仁，眼睛里和脸上都堆满了笑意。

“兰嘉姑娘，我有话跟您说，”他匆忙地说着，同时小心翼翼地向四下望望，然后附在兰嘉的身边低声说了几句话。当她抬起头来的时候，他已经走远了，只有急促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和走廊上回响。

她静静地站在那儿，望着他的背影，似乎在等待他的解释。脚步声消失了。她如梦初醒，一溜烟似地走进了房间，仿佛一头活泼的小鹿跳跃着消失在绿荫深处。

可她真是要高兴得跳起来呢！

* * *

施比纳的那个当神甫的叔叔在世的时候，他的日子还过得去。可是他的瞻养人去世以后，象他那么一个家无恒产，身无长物，又是举目无亲的穷学生，除了靠教书糊口之外；别无他法，这会儿他刚刚教完课回来，他正拿起烟斗，准备一边看书一边抽烟，突然在半开半掩的门口呆住了，好像有人把他定在那儿似的。他连大气儿也不敢出，两条腿直发颤。这会儿谁给他一个金币他都不愿意说一句话。

他的眼睛透过门缝盯着艾立丝小姐的房间。那儿有一条银铃似的嗓子在说话，把这个哲学生吓了一跳。

他看见了玛琳卡姑娘，老板娘的女儿。容光焕发的圆圆脸，娇艳得象一朵带露珠的鲜花，她只不过是家常打扮：短裙子，白围身，一双浅口鞋，她穿在身上总是那么般配。

“我抽空来呆一会儿，大学生没在家吧……”

“都在教课呢！”艾立丝小姐回答说，她没有看见施比纳

已经回来了。

“我没想到；也许您以为我已经知道……”

“唷，玛琳卡姑娘，您说什么呀？”

“有人说要过五朔节啦,这该多好呀!?”

那姑娘象个孩子似的乐得直拍手，施比纳竟看得眼花缭乱。

她是多么漂亮，多么可爱呀！

现在他应该走出去亮相。朝思暮想的机会，如今她自己送上门来了。他应该对她说上几句话，对她表示感激，可是他这会儿还是同往常一样腼腆，这个毛病他克服不了。他打心眼里愿意同她说话，可是从哪儿说起呢？她又活泼，又俏皮，施比纳生怕碰钉子，讨个没趣儿。

他有几次欲言又止，几次张开了嘴要同她说话，可临了总是咽了回去。此刻不是难得的机会吗？她在问话，走出去，答话，……心儿怦怦直跳。我的天哪，跟她面对着面，看着她的一对鬼精灵似的眼睛！迟早总得有那么一遭！……正在这当儿，艾立丝小姐答了话。

“哎呀,玛琳卡姑娘,大学生造了反,什么也不会有了。”

施比纳喘了口气，抓住门把，准备走出去。正在这当儿，另一间房间的门砰地打开了，弗利波匆匆走了进来。这个冒失的促狭鬼弗利波！这下子一切都完了！

施比纳的手垂了下来，他不能跟那个伶牙俐齿的人打照面。他不敢。因为他自知不是他的对手。妒与恨煎熬着他的心，他还是猫着腰在门边站着。他舍不得不看玛琳卡先是吃惊而后脸红的样子。

“您来了可好啦，弗利波先生！”艾立丝小姐简短地把玛

琳卡的愿望告诉了他。

“他们确是不让过五朔节。不过既然是您愿意，我来搞它一个，象往年一样的热热闹闹，快快活活。”

“您真有这个能耐呀？”

“咱们打个赌,怎么样？”

“您输了的话，我给您一束荨麻。”

“要是我赢了，给我一束紫罗兰。这样的……好象……”他有意说到这儿不说下去了。

“好吧，一束紫罗兰，”玛琳卡马上接住他的话茬儿，怯生生地瞟了艾立丝小姐一眼。

施比纳如坐针毡，这个哈那人真会钻空子，您什么主意不能出，偏偏出这么一个主意！玛琳卡轻声打了个招呼就跑出去了，这才使妒火中烧的大学生感到宽慰。外面可以听到老板娘喊她女儿回家的声音。

过一会儿，弗利波走进自己的房间，在门旁撞见正急着往后闪的施比纳。

“你忙什么呀？”

回答他的只是几句咕咕哝哝的话。

* * *

圣菲利浦与圣雅各布日的前夜来到了。这是一个可爱的然而没有星月的夜晚。当苍茫而神秘的暮色笼罩在波利奇岗和斯特拉卡树林以及附近的田野时，处处升起了明亮的篝火。年轻人和成年人都从市区走到郊外来享受这迷人的夜色，看一看“烧巫婆”的风俗。有圣普罗柯布塑像的岗子上聚集了最大的一个人群，一株老菩提树的树冠像一把伞似地张在人们的头顶，枝桠上的嫩叶发出轻轻的窸窣声。

不远的地方有一堆大火，许多精力充沛的年轻小伙子围着这堆冲天的火燄奔跑、叫喊，不时能听到向高处飞扬的欢呼声，并看到从这些原始的火炬中喷发出来的火星雨。

华甫仁站在旁边离篝火较远的地方，他没有加入自己的同学的行列。他们仿佛一大片云彩似的聚集在一起，而他却在闹中取静。

他凝视着一片渐渐隐没在暮色中的内多兴树林，在杂树茂密的山岗上矗立着一座白色的贵族宅邸，颇似很久没有人居住的古堡。山岗下，浓浓淡淡的树林在宽阔的柯西什湖面投下长长的斜影。

一堆堆篝火似繁星点点，洒落在岗上坡下以及树阴深处。

夜色，篝火，光亮，人声，引起了华甫仁思乡之念。他不觉沉浸在童年的回忆中……在山岗上架起了一个个柴堆，一个个把它们点着了。从一个个火堆上跳过去……

回忆似飞萤似流星，纷至沓来，却又一瞬即逝。

“我不知道这些人在干什么！”从不远的地方传来一个声音。

“呀，das gemeine Volk(是老百姓！)”

他听出来是罗宾内克太太的声音，答话的是她的女儿洛蒂。他没转过身来，他不想给她们认出来。他收起了联翩浮想，沿着田埂走到地里去。太太们过去了，嘈杂的喊声远去了，只有从黑暗中传来的一片模糊的声浪。

华甫仁又沉思起来，清凉的小风吹过刚播种的庄稼地，带露水的小草似天鹅绒般柔软。

此刻在宁静的夜空下，他不再回忆家乡。他忽然想起，

兰嘉这会儿也会来着篝火吧！

他一时心荡神移，仿佛此刻那位温柔的姑娘正从他的侧面走来，他和她说话；倾吐自己的心事。她回答了他，一定的，她一定会这样回答的。

这时有个人也低着头走来，同他撞个满怀。

“啊，施比纳！是你呀！你怎么……”

施比纳猛地抓住他的手，盯住他的脸看了又看，心情异常激动。

“我的好朋友，”他终于说出话来，“我一定要告诉你……可是不……不行！”

华甫仁还不及答话，施比纳就走了。他迈开大步沿着田埂往镇上跑，还不时回过头来看。

五

人群四散，嘈杂声归于静寂，篝火行将熄灭。暮色中衬托出高岗的轮廓和树林的黑影，一片星星点点的暗红色余火闪烁其间。宁静而温和的春夜似乎匆忙地在赶着自己的路，给天地万物蒙上轻柔的黑纱。篝火一个接着一个熄灭了，直至整个田野不见一个火星。

青年男女的欢笑声，唱歌声，呼喊声消失了，静谧的五朔之夜统治了一切。

这是伟大神秘剧的美丽而庄严的时刻……

你看不见也猜不透，然而可以想见万物甦醒的盎然生意。你心中憬然有悟，梦之华含苞欲放。你若懂得那竞秀争

异的草木，懂得那在返青的赤杨树阴下蜿蜒而过的潺湲细流所说的柔声低语，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伫立在斜坡上的年轻的山毛榉如此激动不已，为什么黑刺李要用洁白的花儿将自己装点起来。

恬静的梦穿过了灿烂群星照耀下的浓密树林，走向每一个花园里的每一棵树，走进了每一间幽静的卧室；梦经过的地方仿佛洒下甘露，催开了万树千花。

黑夜过去以后，浓黑的树林背后透出一道光亮的边，这就是五朔日的年轻的信使。载歌载舞的美丽的水仙女们从翠谷绿茵中飘然而逝，隐没在密林深处。

明朗的天穹上映出一道流动着的金光。梦逃逸无踪，白天来临了，生活开始了。

梦拍着玫瑰红的翅膀从兰嘉的卧室飞了出去。姑娘醒来了，望着前方，仿佛仍在旖旎的梦境中流连。她凝眸望着窗前的树，好似一只在清晨出巢的鹌鹑跳下床来。呀！每一个树冠，每一根枝桠上都是一色的白花！

她急忙推开窗户，看到这番景象喜不自胜。太阳还没有出来，但已经天亮了。清新的空气飘动着，听！好像广场上有音乐声，欢庆美丽的荆棘开花之月的明媚早晨，这个捷克词已经不用了。五月不再是“荆棘开花之月”，而是真正的百花齐放的月份，蔷薇的五月！馥郁的五月！

当隐隐约约的音乐声传到兰嘉的小小卧室时，一种无言的幸福感使她微微颤抖。音乐声提醒了她，原来这不是梦，是确确实实的真事；音乐声也使她想起华甫仁昨晚在走廊上对她的耳语。

音乐声愈来愈响，愈来愈近。在宫堡周围震荡，这时太

阳出来了，金色的阳光照进了室内。

此刻，书记官罗宾内克头上戴着白色睡帽，身穿带花的“上校”晨衣；顾名思义是那位上校伯父的遗物。

他走向窗口的当儿，一队穿着民防团制服的乐工正好停在这所旧宅邸的面前，演奏着一支热闹轻快的乐曲。

身穿白色睡裙的洛蒂小姐出现在她父亲的身后，而兰嘉已经穿好衣服，象一只活泼的燕子，开始做家务事了。

很少有人把这个美丽的五月的早晨睡过去的。即使他不想起床，不想走到外面去，也要到窗口看看明朗的天空，看看民防团乐队从面前走过。乐声一会儿轰轰作响，一会儿又变得缓慢平和，等过了一段路又呜嘟嘟地响起来。

只有施比纳睡得特别沉。昨天夜里他那么晚才回家，使得艾立丝小姐大为惊异。华甫仁一清早就出了门，席林加胁下夹着一本书，随后也走了。

开早饭的时候，艾立丝小姐轻轻地推开学生宿舍的房门，要想看看弗利波是否还睡着。不料他已穿戴整齐，手里拿着一本书，一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用功勤读。

他那么早就起来读书，岂不是天大的怪事！

等到屋子里只剩下艾立丝小姐一个人的时候，她走进学生住的房间，准备像往常那样把桌子上的东西收拾收拾。桌子边上放着一本不大的书。她一眼认出来这就是弗利波在早上读的那本书。这书到底有什么魔法，竟使得那位没有劲头学哲学的哲学生如此着迷呢？艾立丝小姐翻开夹着书签的地方，只见是：

《磨坊的母猴子》

“泼婆娘，你休唠叨！”

实实地把磨坊主东尼契克气坏了。

“俺不过养了一只母猴子，

又不是搞破鞋，败家当。

你好比毒蛇吐信，嘶嘶乱叫，

为的是那一桩？”

啊呀！这算什么“哲学”？滑稽诗！这家伙除了耍耍小聪明，说说俏皮话，还有啥正经的？可这是一本什么书呢？艾立丝小姐读出了华甫仁在兰嘉那儿大声读出来的标题。她正打算把书合上，眼角扫见了写在封里的几行字。她心里一怔，把这几行字看了一遍，又看第二遍，还走到窗前，低下头去仔细辨认上面的字迹。她那枯瘦的脸上显出激动的神色，她站在那儿沉吟片刻，然后迅速地回到自己房里，从柜子里取出几本祈祷书来。

她从这几本书里抽出一张留作纪念的镶着金边的纸来，纸色已经泛黄。

这是一幅水彩画，上面画着一株白桦树，它的修长而柔软的枝条触及一座罗马款式的坟墓。亭亭玉立在绿草如茵的湖边的白桦树和坟墓都被长春藤密密层层地缠绕着；湖的对岸是一片青青的树林；树林的背后是西下的夕阳。

纸的背面写着几行拉丁文：

“青青湖边草，依依伴孤坟，

悲欢知多少，随我化烟尘，

伊人满腮泪，袂别缔鸳盟……”

艾立丝小姐没有再读下去。《诗文集》和这张纸上的笔迹是相同的。纸从她的手中掉落在《诗文集》上。她再一次在书上看到米斯里密尔的签名。她的眼睛模糊了，她掉转头去

看看上面围着半圈纸花环的那位年轻教士的肖像。她的枯瘦的手不由自主地绞在一起。

十一点过后，弗利波急急忙忙回家来，走进自己的房间。艾立丝立刻截住了他，问他这本小小的《诗文集》是从哪儿来的。他说是华甫仁的。当华甫仁一回到宿舍就被艾立丝问得愣住了。

“请您告诉我，这件事同我有关系。”她的语声和善良的灰蓝色的眼睛都在恳求着。华甫仁回答说，是从兰嘉哪儿借来的。

“啊，我听说有这么一位姑娘，可能还见过她两次。她很少出门，我是老太婆了，更是哪儿也不去。”

华甫仁更加觉得奇怪了。

“华甫仁先生，你知道她是个好姑娘，也许她的境况不太好吧？”

“您想跟她谈谈,艾立丝小姐？”

“唉,也许不可能吧？”她的眼睛发亮了。

“就在今天。”

“哦,华甫仁先生,是今天吗？”

“小姐,请开午饭吧!我有要紧事哩!”弗利波在隔壁房里喊道。

明媚的五月天到了中午就热起来了。

钟楼上的钟声刚敲完十二下，书记官罗宾内克已经在享用一顿称心的午餐了。洛蒂小姐不大说话。可是她妈妈今天几乎不住嘴地说。而兰嘉是从来不多言多语的；况且她还得在离桌子远一点的地方站着，以便照顾厨房。今天早晨的欢快情绪还没有从她的脸上消失，她每次从窗前经过，总不忘记

朝神甫宿舍的院落里看上几眼。往常她是不苟言笑的，而今天，特别是她舅妈说到今年好事多磨的五朔节，说到下面街上闹哄哄地，尤其是一大帮学生营营嗡嗡地聚集在学院门前和城里的情景时，微笑不止一次地出现在她的唇边。

“这么说,是下禁令了,谁能不扫兴呢?”洛蒂说。

书记官并不怎么留心母女俩说什么。这时他一下子愣住了，手里叉的一块馒头片忘了往嘴里送，两只眼睛离开了希律王，惊异地打量着他的妻子和女儿，母女俩也同样惊异地看着他。洛蒂跳起来奔向窗口朝外面看。

“音乐，真的是音乐！”兰嘉失声叫起来,但她马上恢复了镇静。

“这是什么？中午的音乐？从来没有过的怪事！”罗宾内克感到奇怪。

“有过，有过，从前五朔节的时候……”女儿急忙提醒他爸爸。

“难道真是……？”罗宾内克太太也走到窗前。那时小弗利采克扔下叉子，象一支离弦的箭。连帽子也不戴，飞也似地跑下楼去了。父亲的喝止声也赶不上他的脚步快。

闷声闷气的音乐声自远而近，愈来愈响亮，直到把附近的学院震得轰隆轰隆的响。乐队就停在那儿，街上一霎时热闹非凡，人们从屋里走出来，或是扒在窗口。街上的人纷纷涌向学院。年轻人，市民和哲学生的人数最多，不一会儿便把宫堡、学院和中学之间的岗子黑糊糊地站满了。

罗宾内克全家惊讶不已，唯有兰嘉除外，因为昨天华甫仁已经在耳语时把原因告诉她了。正在此时，家庭教师出人意料地走了进来。他鞠了一躬，通知说：今日将由哲学生主

持五朔节庆祝会，恭请诸位光临。稍过片刻，全部学生的队伍连带乐队，同往年一样向内多兴树林进发。

惊讶的罗宾内克太太还来不及问话，华甫仁已飘然而去。洛蒂卡欢呼起来，立刻走进内室取出一件新的春装。

“快，快点！妈妈，要不赶不上趟儿了！”

“慢，且慢，洛蒂 ！谁知是怎么回事！”书记官严肃地说。

“呀，兴许是最后关头得到了上面的允许，”书记官太太下了这么个论断。

街上人都挤满了，人声鼎沸。音乐停止了，清彻如水的空气中传来一阵排枪似的声音。

“Vivant academia（学院万岁——拉丁语）！”乐队开始大吹大擂。

“Vivant professores（教师万岁——拉丁语）！”有几百条年轻人的嗓子齐声呐喊。

“Vivant professores！”罗宾内克默默地重复着，满意地点点头。

于是一阵子忙乱。真是怪事！兰嘉把该拿的东西都拿出来了，帮助她舅妈和洛蒂穿戴打扮，仿佛她早就把什么都准备好了似的。往常她舅妈不叫她，她是从来不跟她舅妈出去的，今天却“故意地”问她舅妈是否允许她也到树林里去。

舅妈拿不定主意地看看她的丈夫。

“让她去吧！带着弗利采克，再说，他们两个都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书记官别的事就不管了，他坐在安乐椅上，抽着烟斗，注视着希律王。他准备抽完烟斗就去办公。

盖尔曼神父，学院的历史教授，一个高身材的白发老者，正在学院的走廊上来回踱步。迎面向他走去的就是那位干瘦的脸色苍白的教理问答教师。

“您听见了,看见了？”他激动地询问那位长者。

“是呀，看见了，您也听见了？”盖尔曼微笑着回答。

“教师万岁！”在学院门前,声如雷鸣。

“简直是无法无天，Conjuratio（造反——拉丁语）！”“Secessio（叛乱——拉丁语）！”老者微微一笑。“您对历史也许知之不多，受压制的自由，特权……”

“然而这非制止不可，我去见校长。”

“我和您同去，”

教士怒气冲冲地走在前面，安详的盖尔曼跟随在后面。校长正推开摆在桌子上的物理仪器，站在离窗不远的地方，看着外面的人群和学生。

“这是怎么回事？”教理回答教师惊惶地问。

“年少气盛。”

“请您下命令叫他们解散！”

“既然敢来,就不会解散。”

“那么把他们轰走！”

“谁去轰？克蒙尼切克？”盖尔曼代替校长作了回答，嘴角露出温和的微笑。

“我自己去叫他们安安静静地解散！”

“用我的名义也可以。”校长说。

教理问答教师领命而去。

那时，几乎全体哲学生排成了队，一片笑语喧哗之声！年轻的小伙子和青年男子成排成行，手里各自拿着哲学生的

手杖，真是洋洋大观！

人群熙熙攘攘，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会心的笑意，在这个惊愕的城镇上，只有少数人表示反对学生的行动。

音乐停歇片刻又骤然而起，这时，教理问答教师恰好走出学院的大门。乐师踏步前进，哲学生们跟在后面。

数百个青年人的脚步起落一致，跫然有声。学生后面跟随着许多闲人。到处都有人从家里跑出来看个究竟：哲学生的大胆行为是否确有其事。不少人看到滚滚向前的人流，连忙跑回家去，收拾收拾就准备去树林子。往年每逢五朔节，差不多利托米什尔全镇的人都到内多兴树林去。

学生的队伍走远了，音乐声消失了。

站在大门口的教理问答教师又吃惊、又恼火。这种事是从来不曾有过的！

这次密谋策划的行动相当成功，学生们戮力同心，事前没有人走漏半点消息。

全镇异乎寻常地活跃起来。三年来已经从利托米什尔的日历上勾销掉的节日，如今出人意外地重现。家家都有人出来朝内多兴树林的方向走去。或是丈夫携着妻子，或是母亲带着女儿，或是单身一人，或是三三两两，到处都在谈论这个不曾料想到的、因而更受欢迎的节日。

当弗利波在最后的时刻把消息告诉艾立丝小姐，并且邀请她去树林时，她有些吃惊，想推辞不去，但是华甫仁附耳告诉她：可以见到兰嘉并且可以同她谈话，她就决定去了。

学生们都走了，这位善良的老处女也穿戴打扮好了。一切都按当年的款式，她带一付长及上肘的手套，身上穿一件窄腰身的绸子长裙；正在这时，老板娘走了进来。

“哎呀，艾立丝小姐，您去可是太好了！我那丫头跟我蘑菇，差点儿没哭了。她非去不可，好像没有她就不行了。我不能为了听音乐把铺子扔下不管。她爹上市场去了。”

艾立丝乘势就说：“就让玛琳卡跟我搭伴儿吧！那我可太高兴了。”

“谢天谢地！好了，这她就乐意了！您不必等她；要是有什么音乐呀、跳舞呀，姑娘们跑得比谁都快。”

“年轻人哪有不爱玩的，老板娘！”

* * *

唉，内多兴，内多兴，昔日盛况安在！你的一行行茂密的树变得稀疏了。一栋栋独立的小屋仍然点缀其间，只是往日年轻人随着欢快的音乐跳舞的消夏大厅不见了。

想当年，想当年的内多兴盛极一时呀！

一条大路经过乡村通往树林。另外还有一条栗树夹道的小径围绕着波光粼粼的池塘，逶迤没入林际。池塘对岸一排排茂密的树木已穿上翠绿的新装。草木丛生的陡峭山坡耸立在林间。而内多兴树林就在缓坡上向远处延伸。今天这个地方可谓乐声悠扬，歌声嘹亮，谈笑之声不绝。

一阵阵清越的乐声，从密林深处传来。一霎时乐声转寂，合唱的歌声凌空而起，一支古老的学生歌曲在伞状的树冠构成的拱廊下回响。

“林木青青，

恋歌声声……”

合唱团的歌声方落，另一处树荫下的歌声倏起唱和：

“恋歌声声，林木青青……”

艾立丝带着玛琳卡到达内多兴的时候，树林子里已经到

处都是人了。坡下有一家不大的饭店。房屋式样简朴雅致，屋前有柱廊。顾客们或是坐在树林里的简单的木板长凳子上，或是散坐在树荫下面的柔软的草地上，笑语喧哗，热闹非凡。但主要的人流从离饭店不远地方的一条小径，绕过圣安托宁神龛往山坡上走，前往人称夏厅的地方。那里是主要的游乐场所。

金色的阳光透过由返青的树冠构成的拱顶流泻而下，与五月的新绿相映成趣，仿佛是一件件色彩斑烂的法衣罩在头顶。

玛琳卡心里急得火烧火燎似的，她的一双敏锐的眼睛瞟着三五成群、来来往往的大学生，艾立丝也是前后左右地留心细看。

这下子看到了，书记官太太和洛蒂卡正并排地从饭店那儿走来。

“那个养女没有来，”玛琳卡说。

“唉，也许她根本不知道，她们哪儿也不带她去。”

她们还没走上几步，玛琳卡转过身来向树林深处走去。

“那儿有人在演说，呀，那是弗利波先生，咱们去听听！”

“应该去听听。”

有不少学生和其他人在听讲。弗利波正站在中间的一个树墩子上大声朗诵，艾立丝听出来，这就是今天早晨他下功夫背诵的那篇“磨坊的母猴子”。听众全神贯注；不一会，那位出色的朗诵者引起了哄堂大笑。

玛琳卡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的意中人，直到他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朗诵，跳下树墩，径直向他心爱的姑娘走去。他向她们两个打过招呼，就领着她们到年轻姑娘为之神往的地方

去。他们从树荫中走出来,踏上小径,经过有潺潺的清泉、仿照山洞的模样筑成的神龛，就到了跳舞的地方；四根粗大的树身作为柱子，上面架了棚顶，地上铺了平整的地板，这就是简朴的跳舞厅，人们已经拉开圈子跳起舞来。

在不远的地方就坐的管乐队正在演奏一支欢乐的乐曲。艾立丝小姐还没来得及把周围环视一遍，发觉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她看见弗利波把快乐的玛琳卡领去跳舞了；她一直盯住他们俩，生怕他们两个在跳舞的人群中消失。舞厅周围人群熙熙攘攘。

她寻找华甫仁，她以为总能找到，可是一直不见他的踪影。刚才她向弗利波问起过，他说他最早看见华甫仁跟书记官太太母女俩在一起。这会儿洛蒂同别人在跳舞。又过了一会儿，艾立丝从人群中挤出去，想找个地方歇息歇息。她走到离舞厅较远的地方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在那儿只听得到隐隐约约的喧闹声和音乐声。

她站在那儿，喘了一口气，觉得自在了些，可是心里总象有一件事放不开似的。欢乐的音响在远处低沉地回荡，仿佛是她自己的早已逝去的青春年华的回声。她陷入沉思。美丽的春日，浓荫破没的树林，一样的喧嚣，一样的欢乐，一样的五朔节，……真是景物依然人事改呀！

她回想往事，历历在目。从林荫中走出几个熟悉的身影；有一个细高身材的年轻人把她从跳舞的圈子领到树丛里去。她扶着他的肩膀走着走着，忘了跳舞，忘了音乐，专注地听着他说话。幸福的情景一幕幕地过去，直至最后的、最痛苦的时刻。也是在这个树林，也是在这个地方，同他最后一次相见，从此竟成永诀。他为了父母而自我牺牲，他牺牲了她，

也牺牲了自己。

* * *

那株伛偻的老树万万没想到今天会引起什么人的注意，但事情竟然是这样。

兰嘉离开了热闹的人群，寻找艾立丝小姐。华甫仁在树林里欢迎书记官太太过后，曾把艾立丝的事情简单地对她说了说。因此她就信步来到这个僻静的所在，站在那株老树旁边。她喜欢这个地方。她已经很久没有来过她如此喜爱的树林了。她的少女时代是在树木茂密地方度过的，那时候她或是独自一人兴致勃勃地在树林里奔跑，或是同她的舅舅一起散步。

久违的树涛声重又在她的头上沙沙作响，她又一次感觉到树林的亲切而使人心旷神怡的气息。她并不急于走出树林去，她的训练有素的眼睛看见了一件引起她注意的东西。离她不远的地方有一根粗壮的树枝从长满青苔的老树干上伸展出来，在枝干与树身构成的夹角中间，好象有一只鸟巢。正在那时候华甫仁也找到了僻静处，其实他是在僻静处寻找。他从草木茂密的地方一走出来，就看见穿着浅蓝衣服的兰嘉正仔细地打量着那株老树的高处，她踮起脚尖，看呀，找呀，……多么苗条的身材，多么娇艳红润的脸庞呀！

他悄悄地向树旁走去——兰嘉突然站住，回过头来。她顿时脸红了，但马上伸出一个指头叫华甫仁别出声。他蹑手蹑脚地走了过来，同兰嘉站在一起，一对有情人并肩瞅着那只鸟窝。

“看见了？”兰嘉轻声说。

“没看见。”

“您看这儿，小尖嘴，小脑袋，还有一对小黑眼珠子，”

“哦，哦，看见了，”他看着那只小鸟，它的小脑袋伸出在鸟巢边。他们就这样肩挨肩地站了一会儿，华甫仁觉得全身血液在奔流，脸颊发烧。在静谧中两颗心剧烈地跳动着，差点儿跳出声来。

哲学生转过头来，他的目光正好同兰嘉的目光相遇。他凝视着那对发亮而润湿的眼睛，不觉心醉。她的眼睛、面颊和嘴唇都饱含着娴静而又热情的笑意。

“咱们走吧，别惊动它！”她仿佛在梦中低声说着。他听从了。两个人跟孩子一样地手拉着手，从树底下走出来。他们在灌木丛间长满青草的小径上默默地走着。阳光与树影掩掩映映，欢快的音乐声不时从高坡那边飘来。兰嘉不觉把手从哲学生的右手中抽回，因为她看见前面不远的地方站着一位穿老式长裙，戴宽边帽子和长手套的妇女。

“呀！艾立丝小姐！”华甫仁喊了一声。

他们一下子就相互熟悉了。离开他们站的地方不远，有一株老榉树，树下有一条长凳。于是，他们就坐了下来。

艾立丝和兰嘉马上交谈起来，善良的老小姐告诉年轻的姑娘，她老早就盼望着同她谈谈心。她一向是不大出门的，想不到今天为了同她见面竟跑出那么老远来。归根到底是为了那本在华甫仁那儿发现的诗文集。

“这么说，上面的诗是神甫的手笔？”她眼观鼻、鼻观心地问。

“是的，是家舅的手笔。”

一阵沉默。此时乐声大作，华甫仁直起身子倾听着。

“啊，四步舞！我要陪洛蒂小姐跳舞去！”

“那应该去，您快走吧！”艾立丝说。

"真没办法，请你们在这儿稍等，我回头找你们。"

"要是兰嘉小姐愿意……"

"请便吧，"她对年轻的哲学生笑了笑。华甫仁鞠了一躬，消失在树丛后面。

"我也认识您，"过了一会儿，兰嘉开始说话。略为有些腼腆。

"早就认识了？在舅舅那儿？"艾立丝问道。

"是的，他有一幅您的刺绣，对吗？"

"是的，有我的忠诚，希望和爱情。"艾立丝叹息着说。

"是这样，我舅舅非常珍爱它。我在这幅画的角上发现了您的名字和日期。我猜想这是一种珍贵的纪念品。后来……后来我在一本捷克文书里面，在'斯拉夫女儿'⑮里面找到一封您的信。"

"现在"不存在了。艾立丝和兰嘉进入了过去的年代，寻找最亲切的回忆的源头。两个人的心，尤其是艾立丝的心，随着这些回忆而复苏而激动。兰嘉追怀她温厚的舅舅，老小姐专注地倾听着。她低着头，放在膝上的两只手紧紧地攥在一起。她频频叹息，凝望着姑娘鲜艳的脸，不由自主地向兰嘉打开了多年来一直紧闭着的心扉，倾吐着心底的甜蜜与辛酸。一开始细诉衷肠，她顿觉心头一畅，因而推诚相告。兰嘉姑娘所最敬爱的人，正是她在世界上最最亲爱的人呀！

兰嘉的舅舅，伊里神甫是利托米什尔本地人，也是艾立丝小姐的远亲。在他当哲学生的时候就钟情于艾立丝，那位年轻姑娘也早已心许。两个青年最真诚地然而秘密地相爱了一段时期。

"但是他的母亲，您的姥姥，是笃信上帝的。早在他儿子

年幼的时候，就许愿把他送去当教士，”艾立丝小姐继续说下去。口气很亲切。

“他在物理班的时候就表示不愿意当教士。可是他的母亲又是恳求又是哭泣，儿子坚持不肯，竟使得老太太十分伤心，身染重病。她为自己不能在上帝面前还愿而烦恼。后来他的老父亲也从旁劝说、恳请、以至苦苦哀求，甚至在儿子面前下跪……就这样，他只得在暑假以后进神学院。临行之前，他要求我跟他谈一次话。我们就在离这儿不远的矮树林里相会……这里也是我们诀别的地方。”

艾立丝小姐哽咽不成声，她的和蔼而明亮的蓝眼睛变得模糊了。

“你们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兰嘉同情地悄声问道。

“哦，是的，您姥姥恢复了健康。在圣约翰节那天，她同您外公到布拉格去探望伊里。他们约我同去。我想回避这次见面，可又愿意和他见面。我也无法推却，家里也一定要我去，这样，我就去了。到布拉格以后，不知为什么那儿有那么多人，我跟他们被人挤散了。我漫无目的地在乱哄哄的大街上走着走着，在那儿碰上一个穿着锃亮的高统靴子的老先生，模样跟咱们校长差不多。他也是一个神甫。我走过去吻他的手，请他告诉我神学院在哪儿，我想只要到了那儿谁都能见到了。他和善地笑着问我‘您找您的弟弟？’天知道，我当时是怎么回答的。他把我领到一座很大的黑房子那儿；‘你进了大门，穿过院子往左拐，第二栋房子就是，在那儿你一问看门的就知道了。’我向他道了谢就走了。那时候快到傍晚了。在一幢幢黑黝黝的房子中间光线阴暗，几乎连个人影儿也不见，当我来到最后一进院子的时候，从不远的地方有个



年轻的教士迎面向我走来，看身材好像是伊里。我一看见他身上穿的黑色长袍，心里像刀扎一样。”

“他也穿这样的衣服！我想到这儿，眼泪夺眶而出，天哪，天哪！我永远忘不了，……他走过来了……我的腿直发抖，……正是他，伊里！完全变样了。苍白、消瘦，我看见他这付模样，心里一酸，大哭起来，忘记自己在什么地方了。我拉住他的手，生怕他要逃走似的。他俯身安慰我，可怜的人儿，声音都发颤，……后来他的爹妈来了，幸而天色已经暗了，……二老看见儿子当了教士，高兴得不得了，没有看出我曾经大哭一场。我们在布拉格呆了两天，他领着我们到处走。可是我什么也没看见，回到家里也说不出布拉格是个什么样子。”

艾立丝小姐又沉默了。

微风从树丛中吹来，也带来了活泼的四步舞的音乐声。

“放假的时候他经常回来，”过了一会儿，艾立丝又开始说。”那时候我再也不跟他说一句话，我躲着他，就是不同他见面。不过这未免太伤他的心了。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想到我会这样，在他任圣职之前，给我写了一封信，寄来那张留作纪念的画片。我幸亏有这封信，我才能够认出那本书里的笔迹来。后来他就在这儿校长的教堂里受的圣职。做受职弥撒的时候，我本来是不愿意去的，怕人家说闲话才去了。我眼前突然发黑，不得不离开教堂。这以后我大病了一场。唉，还不如当时死了的好！”

一时寂然无声，谁也说不出话来。老小姐既觉得痛苦又觉得轻松。她把肺腑之言对一个善良而又能体察别人心情的人说了，心头积郁为之一扫。

“我这一辈子就这样熬过来啦！”略过片刻，她凄然一笑，又接着说。

“不过您，兰嘉姑娘，不会这样的！”兰嘉不解地看着她，后来看见华甫仁匆匆忙忙地走近了，才把眼睛低下去。

“他不会当教士的！”艾立丝附在年轻的姑娘耳边低声说。

“呃，四步舞跳完了？怎么啦，华甫仁先生？音乐还没有完呢！”

“唉,真倒楣！艾立丝小姐！我像一头鹿连蹦带跳地往那儿跑，怕赶不上趟儿。要是我在半路上不碰上那个倒楣的罗莱尔卡还差不多。她一缠上我，就唠叨个没完。我找个借口，甩掉了她往舞厅跑，跑到那儿已经晚了，四步舞已经开始了。洛蒂跟书记官太太在那儿坐着。”

“这下可糟了，华甫仁先生！”艾立丝小姐叫起来。

“要有一场风波了！”兰嘉叹了一口气。

“谁说不是呢！我走到她们面前连连道歉，洛蒂卡板着脸，不屑瞧我一眼，书记官太太把我好一顿损。”

“这我信，您得去说说清楚，否则你多冤啊！”艾立丝从旁提醒。

“多怪我耽误了您！”兰嘉不安地看了年轻的哲学生一眼。然而他果断地把手一挥，微笑着说：

“事情已经发生了，随它去吧！你们不必担心。如果你们允许，我就留在这儿，这儿多好呀！”

“我担心弗利采克，华甫仁先生。”

“我已经把他交给一个可靠的学生照看着。”

“要是舅妈真的生您的气呢？”

“也许把您辞退了，”艾立丝叹了口气。

听了这话，兰嘉同那个年轻人相互看了一眼，脑子里同时闪过一个同样的念头，心里都不由得一沉。要是这样就不能每天见面了。华甫仁想了一想，摇摇头说：“不会的，”正在那时候，矮树丛里一阵索索声。

“又来了！那只老鹰在咱们头顶盘旋了！”他说着，大家都朝那边看。只见不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矮个儿的小老太太，她不算瘦，也不算胖，枯槁的脸上一双锐利的眼睛特别引人注目，什么事都逃不过她的眼睛去。

她左手挎着一只不可缺少的装线团、织针和袜子的口袋，她看一眼树底下的三个人，就阴阳怪气地笑起来。

“啊啊，大学生，四步舞跳完啦？”她说的是德语。“您干嘛那么着急？哦，艾立丝小姐，您好！”

她用带刺儿的目光打量着他们，挖苦地打招呼，也不等

人回答，一直往前走了。

华甫仁猛然站起来，艾立丝连忙攥住他的手，兰嘉先是在罗莱尔太太的恶毒眼光逼视下低下眼睛，现在抬起头来恳求地看着怒气冲冲的年轻人。

“我该狠狠回敬她几句，这个长舌妇！她总以为自己是市长太太，她老公死了还可以那么神气！”

“反正您知道她，华甫仁先生，这种人爱记仇。”艾立丝息事宁人地说。“我知道！她到处跑，到处打听，您不是也知道那个捷克-德国二毛子女人，您经常跟我说起她诬蔑已经去世的雷迪柯娃的事。”

“不过兰嘉姑娘……”艾立丝小姐插了一句。

“对了，她也经常去书记官太太那儿，”大学生的口气和缓下来，他突然想起他这么说，还是会使那位好姑娘难堪。

“她经常上我们那儿去，听她说的话就知道她的为人。管她呢！她爱来不来，爱说不说，我忍了就是。”兰嘉微笑着，她的目光停留在华甫仁身上，意思是说“不知道您怎么办？”

“现在我得走了。”

“我们陪着您去，”艾立丝站了起来。

华甫仁无意中转过身去看一眼那株老树，突然他喊起来：“看哪，兰嘉，那只小鸟飞了！”

“要是刮大风或是来一场暴风雨，我首先就担心那只小鸟窝给刮掉了。”

“您等着吧！过几天我向您报告那只小安乐窝的消息。”

“呀，您又为我多揽了一份差使！您借给我的《小桥》我还看不下来呢！好多地方我看不懂。当一个大学生可不容易！”

“有您那么一个同学可太荣幸了。今天我给您带来……”

“您说过，今天要借给我……，您真的没忘。”

华甫仁从前胸的口袋里拿出一本薄薄的小书来：“您先看着，我去把弗利采克领来。”他匆匆地走了。

姑娘好奇地打开第一页，只见头几行是：

“黄昏时分……五朔节的黄昏……

黄昏的五朔节……属于爱情……”

六

乐声、歌声、语笑喧哗之声在内多兴树林回荡，人最多的地方是舞厅，其次是坡下的饭馆。每一条小路，即使是偏僻的小路上，也看得见人来人往，其中多半是青年。

在树丛深处的一个幽静的角落，施比纳迈着合乎哲学生身份的步子缓缓走来，他在沉思默想。他身上穿的是叔叔的遗物，似乎是专为今天洗熨过的一领黑袍，他头上戴的是一顶合适的毡帽。他在同自己的不果断和胆怯作斗争。他早就看见光艳照人的玛琳卡在跳舞，不由得妒火中烧。

他何尝不想领略这种俗世的快乐，能够加入跳舞的圈子同她共舞。只因他不会跳舞，一再犹豫，不料玛琳卡从跳舞的圈子里消失了，怎么也找不着了。他一面寻找，一面暗下决心，非得领着她到处走走不可，豁出去了！他反复考虑，该怎样同她打招呼，怎样请她跳舞。他躬身学礼节；这会儿他的背直起来了，仿佛在他身体里有一团火。

从树丛后面传来低低的说话声，他侧耳细听："我赢了一束花，在楼梯上说定的那种花，嗯？"

"给您。"

"还有……？"下面他听不见了。他自己倒没有被人发现，却看见了弗利波俯身去吻玛琳卡。

她居然不抗拒也不叫喊！一对幸福的情人渐渐地走远，一路上喁喁私语，频频亲吻。施比纳站在那儿呆若木鸡，直勾勾地看着方才那个马屁精搂着如花似玉的姑娘放肆地亲嘴的地方。他清醒过来以后，就无精打采地走开，头垂得更低了，脸色更阴沉了，更象一个"哲学家"了。

* * *

罗莱尔太太是已故市长的遗孀，可是摆的架子比市长本人还大。她自以为至今手里还有权势，因此一直不肯放弃自己的监察职责。什么也瞒不过她的一双贼眼，什么也逃不过她的刻毒批评。她在树林子里转悠一圈以后，来到书记官太太身边，马上同她进行了重要的谈话。

洛蒂卡在跳舞，几乎没有停过脚，然而她还是不称心。因为她的期望落空了。华甫仁，这个文雅然而果断的大学生博得了她的好感，她自己认为这种好感就是爱情。他对她的始终格外关切的态度，正是她所希望的，也使她感到满意。那个年轻的哲学生对待别的姑娘态度淡然，对太太们更是疏慢。假如她能在人前夸口，这个冷冰冰的青年竟然低声下气地向她求爱，这该多么有面子呀！

今天她就盼望着，趁此吉日良辰，了却心愿。她真是情迫意切呀！

然而多么使人失望！华甫仁虽然迎接了她们，但一转身

就走了，而且一去不回，把她们母女俩撂在那儿不管了。真是岂有此理！甚至事先约好跟她跳的四步舞，他也没有及时赶回来。这决非偶然，而是故意怠慢。她感到深深地受了侮辱。她对华甫仁的好感一下子化为乌有。要让他感觉出来。她一直等着他来赔礼。他来倒是来了，只不过说了几句表示歉意的话。说完就走，又一去不返。也许使他觉得痛苦了？也许他不敢再回来了……？

她跳得混身燥热，从舞厅走到她母亲跟前；那时，罗莱尔太太刚离开。

“来，洛蒂，Komm, Komm, mein Liebes Kind! Bedenke nur! Die Leny!（来，来，我的孩子！想不到吧！那个兰嘉！）”

“怎么回事？”

她听着市长太太告诉她妈妈的话，气得满脸通红。她鄙夷地撇着美丽的小嘴，然后高傲地笑起来。

“啊，来了！”罗宾内克太太看见兰嘉走近，突然叫起来。

“恭喜呀！”洛蒂笑咪咪地对自己的表姐说。

“嘿，会抓耗子的猫不叫！”妈妈还加上一句，狠狠地盯了兰嘉一眼。兰嘉镇静地站着。她不回嘴，好像对一切都有所准备。

她等待着嘲笑，等待着大发雷霆，等待着种种难堪，这在她舅舅家已是司空见惯。不过如此，没什么可怕的。然而她心里非常高兴，因为真正的胜利者是自己。任凭发生什么事，她已经不是孤单单的一个人了，她感到身上热乎，心里亮堂，冷酷无情的嘲笑也奈何她不得。

* * *

这就是一年一度的五朔节！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辉照耀着青树林，从草地沿着树身慢慢移升到树冠，人们的欢乐情绪并未稍减，音乐几乎不间断地演奏着，谈笑之声不绝。学生们的嘹亮歌声更加热闹和欢快。

坡下的矮树林里仍然到处是三五成群的人，有的坐在粗木长凳上，有的坐在树下的草地上，每个人都频频举杯，开怀畅饮。他们唱着，笑着，说着俏皮话。唯有施比纳沉默不语。他坐在长凳子的边上，两手支着鬓角，绒毡帽扣在后脑勺上，黑袍子的长长的下摆，无力地耷拉下来，仿佛是搭在长凳上的两只折断了的燕子翅膀。

“施比纳，干嘛那么灰心丧气呀！你怎么啦？”有一个学生喊道。

“别管我！”那个高个子的哲学生厌烦地回答，抓起酒杯咕嘟咕嘟喝了一大口。

“席林加在哪儿？到这会儿还没见他人影儿呢？”方才那个学生问道。另外一个学生代替施比纳回答：

“他压根儿没有来，在家里用功呢！胆小鬼！他害怕吃官司，太谨小慎微了。”

“老鹰，老鹰！”忽然有个人喊起来，举起酒杯指着罗莱尔太太。她左手提着袋子，东张西望地在不远的地方走着，大家哄然大笑起来。

“Vivat commissarius（考试委员万岁——拉丁语）！”

“Vivat doctissima（大学者万岁——拉丁语）！”

“Vivat Xantippe（大泼妇万岁——拉丁语）！”

学生们为“考试委员”“大学者”干杯。那是因为罗莱尔

太太每年都来参加哲学生的公开考试，和学者名流坐在一起，手里还拿着学生的作业。

不言而喻，这样的考试弄得大家都不痛快。罗莱尔太太不按照“校内之事不得外传”这条老规矩办事。考试以后不久，连在拱廊上做小生意的老婆子们都知道谁没考及格。

市长太太似乎有点儿觉察，那些人冲着谁在起哄。她在不远的地方站住了，用两只眼睛对着起哄的学生扫了几遍。

“Vivat Horatius Flaccus（贺拉斯万岁！——拉丁语）”⑯突然其中一个学生叫起来，远处还有一个人加上一声：“倒着放哪！”

又是一阵哄笑，和砰砰的碰杯声。

罗莱尔太太仿佛给大马蜂蜇了一下，转身仓惶而逃。这个古罗马诗人的名字把她吓跑了。原来去年她又去参加考试，盖尔曼神父把贺拉斯诗集作为考试的作业分发给每一个来宾。恰巧发到她那儿出了错，他把书放倒了，于是在市长太太面前的贺拉斯诗集直到考试终场是倒着放的。

这件事给了学生们一个大话把儿，所以今天重新把它抖落出来。只有施比纳一个人闷闷不乐，一个劲儿喝酒，他酒喝得愈多，毡帽愈往后脑勺上脱落，他脸色也愈来愈阴沉，眼睛里充满深沉的悲哀。

他的心徬徨无主，不时转过头去看看自己身旁的人。然后又喝酒，把脸深深地埋在手掌中。在他的同学唱歌、谈笑的时候，有一个他的老乡问他：“施比纳，你有话要跟我说……”

“我要跟你说，”施比纳沮丧地回　。

“那末你说吧！”

“这儿不行。”

“走，到一边儿说去。”

施比纳站起来，踉跄地跟在他的老乡后面，一直走到一棵老橡树下。两个人望望他们身后，施比纳的老乡对他挤咕眼儿，彼此会意了。

“喝多了……”

“说吧，你怎么啦，挺伤心的样子。”

“你知道……你知……道……”施比纳断断续续地说，“你会笑话我的，谁都抛弃我了，我没有一个……孤零零……”他说到这里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呜呜地哭了。

“你知道……没有亲人……我是孤儿……”大高个儿的哲学生哭得跟泪人儿似的。

老乡劝他别哭，让他说说自个儿的心事。

“人家常跟……你……说……我孤零零……可怜的孤儿……”

老乡乐了。“颠来倒去就是这么一句话，有你那么大的孤儿吗？别胡扯了，快告诉我你要说的话。”

“我知道你要笑话我的！谁都笑话我，……这是……”一阵抽噎又打断了他的话，他捂着脑袋，扒在粗大的树根上哭起来。

他的老乡在他身边站了一会儿，又俯身劝说了一会；看样子要他说话是不成了，就离开了他，回到快乐的同伴身边。他们都围拢来，七嘴八舌地问施比纳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的情况也不比你们多。他借酒浇愁，并且有点儿醉了，呜呜地哭，谁也不相信。”

“悲哀的化身！”

“而我们……欢乐吧！”

“欢乐吧！”大家齐声高呼，一片杯盏相碰的叮当声。

* * *

太阳落到青树林后面去了；游人稀少了。通往利托米什尔的路上又热闹起来。路上的行人大多是城市居民，趁天黑之前赶回家去。而青年人，特别是学生们，留恋着林荫树影，久久不愿离去。

音乐还在演奏，愉快的学生歌曲此起彼落。

艾立丝小姐本来也打算走了，但是玛琳卡、弗利波和华甫仁一再挽留，盛情难却。她坐在一旁等着，回想着；她已经不能再同兰嘉谈心了。

在那次不愉快的四步舞事件以后，华甫仁曾再次到洛蒂母女那儿去过，然而徒劳往返。假如没有罗莱尔太太插一手，这场小小风波就算过去了。书记官太太听说他们的家庭教师（家庭教师的神圣职责应该是对她们母女俩殷勤有礼，毕恭毕敬）同她叫做倔丫头的兰嘉几乎是单独相处，促膝谈心。家庭教师在众人面前如此抬举兰嘉，这口气她怎么也咽不下去。她自认为对这种粗鲁的失礼行为不可等闲视之。她的女儿洛蒂论漂亮，论财富都是数一数二的，竟然还敌不过那个乡下姑娘！华甫仁在罗宾内克太太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对他心凉了，有另行物色人选之意。

虽然后来华甫仁请洛蒂跳一个舞，她还是同他去跳了，不过她变得沉默寡言。他有意引她说话，她只是很简短地回答了他。

华甫仁也突然不说话了，这也同样使她生气。她想整整他，原以为他会来俯就，恳求言归于好。但是这个高傲的学

生现在也不出声了，似乎他也生气了。

往常罗宾内克太太总要呆到傍晚才随着大伙一起回家。今天太阳刚落在树林后面她就要往回走了。华甫仁当然义不容辞，说要送她们回去，要紧的是把弗利采克领回去；他心里想，去了以后还回到树林来。

“弗利采克有兰嘉领着，我们不想打断他们的游兴，”书记官太太就这样回答了他。

他鞠了一躬，最后的目光落到兰嘉的脸上。

她的神情平静而明朗，仿佛春天的田野；她的眼睛里闪耀着幸福、信任和坚定的光芒……

暮色笼罩着内多兴树林。

民防团乐队走出舞厅，朝坡下的饭馆走去。歌声与欢乐声并没有减少，还是跟中午一样；哲学生排在队伍前头，准备往回走。

喧闹的人群不如早晨的时候那么多，因为有不少人离开队伍去担任“骑士“的职务，扶着心爱的姑娘回到利托米什尔去。

走在队尾的是脚步踉跄的施比纳，他的老乡在旁边照顾着他。这个大高个子的孤儿已经不哭了，然而他的悲伤和醉意尚未完全消退。

学生队伍后面跟着一群引吭高歌的忠诚的城市游客，其中有华甫仁陪伴着的艾立丝小姐，还有对弗利波倾心相爱的玛琳卡。

音乐声终于在暮色苍茫中传到了市镇。曲终人散。人们还算是赶巧了，刚刚回到镇上，天空中乌云密布，像是要下一场雨。

艾立丝小姐先把托付给她的幸福无比的玛琳卡送还给老板娘，然后同华甫仁一起回家。这时候，席林加正坐在桌子旁用功呢！

“席林加先生，您应该去玩玩，您又不是什么外人。”今天过节过得很满意的女房东打扰了他。

“我没有那个闲功夫，艾立丝小姐。等我一旦有所成就，再去玩也不迟，”那个瘦学生回答道。

“你这没出息的！除了看书，到死也不会去看看别的什么东西，”弗利波说着把一束紫罗兰插到注满清水的玻璃杯里。

弗利波和华甫仁还同艾立丝小姐在一起坐了很久，谈论着今天白天的经历。大家都感到满意，只有小心谨慎的艾立丝在谈话中投下几丝阴影：明天学校里会怎样？书记官家里会怎样？但是年轻人根本不把它放在心上。

施比纳倒头便睡，忘记了自己是个孤儿，也忘记了在矮树林里看到的可怕情景。

五朔节之夜来临了，脱了一半衣服的兰嘉坐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的一张小桌子旁边。蜡烛光投射在一本打开的小书上。已是夜深人静，姑娘的手轻轻地搭在桌子上，凝视着前方，若有所思；过了片刻，她低下头去又读起来：

“黄昏时分，五朔节的黄昏……

黄昏的五朔节属于爱情。”

一个柔和的嗓音呼唤着……

她再一次中断阅读。窗外沙沙地响。她走到窗前，看看外边，然后吹灭了蜡烛，打开窗子；天气是温和的、惬意的。从暗黑的天空洒下五月的第一次春雨，雨点滴落在窗前开花

的树冠上，淅淅沥沥，雨趣盎然。她的心好比受到无声细雨的滋润而甦醒的花和树，感到畅快自在。她把身子探出窗外倾听潇潇雨声。她忘记了寄人篱下的处境，她的心沉醉在初恋的甜梦之中。

她感到幸福，回味着刚刚逝去的美丽的时刻。她曾经在幽暗的树林里，伫立在伛偻的老树旁边，那只小鸟，那幸福时刻的见证人，现在不知怎样了？他是否也想起它来了？

玛琳卡那时已经睡得很香甜，没有听见敲窗的雨声。她在梦中又回到树林，把她打赌输了的东西交给弗利波。

七

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恢复了正常，中学塔楼上的钟声响了。学生们同平时一样全都来到了学校。纵情欢乐，诗酒流连的盛会已成往事，而今是一派肃穆气象。

教理问答教师仍然没有到学校来。学生们想起严厉的校长讲的话：只要一天不赔礼道歉，教师就一天不到校。他们在一起商量过，但还没有商量停当，就有几个人被传去见校长。弗利波和华甫仁也在内。

大家所担心的，也是艾立丝小姐所害怕的事终于发生了：为了那场风波，为了五朔节而受严厉的审问。这种事在小城镇里是瞒不住人的，不久就尽人皆知。利托米什尔全镇的人都向着哲学生；听说有不少人可能要受开除处分，不止一个姑娘为此而心惊胆战。

一场审问已经开始，这使弗利波感到烦恼，倒不是因为

害怕，而是在家里要听艾立丝小姐没完没了的怨诉。玛琳卡明朗的脸色也变得暗淡了。

华甫仁镇定如常，耐着性子劝解忧心忡忡的女房东。但是劝了半天不见效，他也沉默了。席林加同往常一样，教课、学习，啃面包和吃果子粥当晚饭。在他的未老先衰的脸上，如今隐约地透露出满意的神色。

施比纳好象没事儿似的。他抽着烟，面前摊开着一本书，绷着脸儿坐在那儿发呆。艾立丝小姐还以为他为传讯以及将来受处分的事而苦恼呢。她走到他身边，把自己的手轻轻搭在他肩上，开始安慰他。可是没等她的话说完，施比纳就转身用低沉的嗓音说道：

“这样才好呢！要是把我赶走，我求之不得！”

艾立丝一怔，她的房客之中要是真有人受到开除处分，这怎么得了！在她那儿，前后住过四十七个哲学生，个个都有出息。有的成了大人物，现在可好……！她这个寄宿舍的名誉扫地了。

她比那些学生自己还着急。听说利托米什尔全镇的人都站在学生一边……其实不尽然，若说是全镇的人，至少不包括罗莱尔卡，还有书记官全家。

五朔节的第二天早晨，罗宾内克太太就对穿“上校”服的丈夫讲起今年五朔节的事来。她说得絮絮叨叨，也不免添油加醋地讲起他们家的家庭教师如何开罪了她和洛蒂卡，又如何举止失当。

她的一番话很触动书记官的神经。她添枝加叶，把事情说成是兰嘉一个人在树林子里转悠，并且同家庭教师聊天。

书记官今天已经有几次把头从希律王那儿转过来，要不

是快到办公时间，他或许要听个仔细。他回家吃午饭的时候，罗宾内克太太又讲了一遍，还加上罗莱尔太太的旁证。兰嘉在厨房里，料到在说她的事。她舅舅在吃午饭时好几次用冷冰冰的眼光瞅她，她就明白了。她不害怕，思想上早有准备，只是想到华甫仁的时候，才感到困惑。

华甫仁在下午照常来给弗利采克上课。书记官太太冷淡地接待了他，洛蒂装作没有看见他。他徒然地寻找兰嘉，肯定是她舅妈把她支走了，不让她进里屋。他离开的时候，在走廊上碰见了罗莱尔卡。

书记官太太愉快而非常亲切地欢迎了她，并且把可爱的客人留到书记官下班回家的时候。

一切都越出了常轨。

凡是从他夫人那儿听说的，都由前市长夫人作了补充并得到证实。顺便她还说起兰嘉同艾立丝小姐交上了朋友；而艾立丝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爱国者。她并且举艾立丝同已故的雷迪柯娃是莫逆之交为例，证明她言之不虚；雷迪柯娃是曾经想在利托米什尔发起爱国运动的那个人。

罗莱尔卡走后，书记官没有脱下官服，径直走进兰嘉的房间。他的外甥女坐在靠窗不远的地方做着她舅妈吩咐她做的针线活。姑娘感到吃惊，因为他舅舅从来没有到这里来过。他站在中间，注视着兰嘉，象在办公厅里一样庄重而严肃地开始说话。他盘问了昨天的事，还盘问了关于华甫仁和艾立丝的事。兰嘉坚定地作了回答，承认同他们谈了话。她的舅舅一时无话可说，似乎已经盘问完了。这时他把目光转到小桌子上。

“衣服下面是什么？”

兰嘉一怔,默不作声。

"给我!"没办法了。

罗宾内克把那本小书拿在手里翻了翻，当他认出是用捷克文写的，就问是从那儿来的。

"是我的书，"兰嘉为了掩护华甫仁，不由得说了谎。

"呀，这么说你接受礼物了？"舅舅指指书的封里，那儿有他儿子的老师的签名，姑娘涨红了脸，不说话了。要想改正错误为时已晚。她舅舅一言不发，迈着庄严的步子，拿着那本没收的书，走了出去。

晚上罗宾内克破例点起一支蜡烛，穿着带花的"上校"服，坐到桌子旁，翻开Corpus delicti（犯罪事实——拉丁文)阅读起来。可怜的玛哈!⑰在此之前他的不近情理的批评早就指责了玛哈的"五月"，此刻书记官罗宾内克再次对它进行审判。

倘使华甫仁或弗利波这时候看到那张冷漠的脸俯在这些热情的诗句上面，一定会觉得好笑。

妻子女儿已经睡了，家里寂静无声。罗宾内克把书拿在瘦骨嶙峋的右手上，显然很费劲地读着。他不习惯读捷克文的书，何况用书记官的话来说这是"押韵的东西"。

他对玛哈的动人心魄的诗句无动于衷，表情毫无变化。读了一会儿他就累了。他暂歇片刻，为了要充分履行自己的职责，并怀有对那本书仔细审查的愿望，他才再一次低声读起来。过了一会儿，他的嘴唇不动了，目光还在诗句上来回游移。然后翻过一页，又低声读起来，读着读着又没声了，……他的眼睛只盯在一个地方，渐渐眯成一条缝，闭上了。他睡帽上的缨子在上下颤动，他的疲倦的头垂到了胸前，打

起瞌 睡来了。他读完了整整两大节，第三节只剩下最后几行：

“ 黄昏时分，五月二日的黄昏，

黄昏的五月属于爱情。

一个柔和的嗓音呼唤着她，…… ”

喂，罗宾内克，罗宾内克！

*　　　*　　　*

书记官起身时照例是左脚先跨下床。他心烦意乱，也许是因为一夜恶梦扰得他不得安宁。逮捕、铁链、远比克蒙尼切克高大而可怕的警察、绞架，骷髅，这一切都在他的梦里搅成一团,差点儿把他吓出一身冷汗来。都是这‘ 押韵 ’的玩意儿搞的！

他的外甥女看这种无神论的书，他儿子的老师居然借给她！他想得倒美！这个所谓爱国者，新派人物！他心烦意乱地上办公室去了。

同日上午书记官太太又同罗莱尔太太相会，畅谈了大约一小时，罗莱尔卡说，她拜访了校长，并且有不少见闻。

于是不到中午，纷纷传说艾立丝公寓住的哲学生情节最严重，至少有两个人要被开除。

罗宾内克太太在午饭时把这新闻讲给抽烟解闷的丈夫听，洛蒂小姐坐在窗前的一张软椅上，幸灾乐祸地注视着正在收拾餐桌的兰嘉，她看见她的情敌猛然一惊，脸色煞白，担心地看了她舅妈一眼。

“这不一下子就完了！年纪轻轻就爱标新立异，犯上作乱,应该严加惩处,’罗宾内克冷冷地说,吐出一口浓浓的烟。

兰嘉起先有点儿发呆。听了这话她就昂起头来，快步走了出去。这样的冷酷无情和狭隘胸襟深深地刺伤了她的心。

“她不会就此罢休的！”洛蒂又在她表姊离开的时候说。

“她更倔了！Na, es wird sich zeigen（等着瞧吧！）”

老板娘从艾立丝小姐那儿出来，她当然也很担心。她把听来的关于哲学生的事，尤其是关于华甫仁和弗利波的事，全说给艾立丝听了。

清瘦的老小姐闷闷不乐地坐着，等待随便哪一位学生回来。终于楼梯上一阵脚步声，愉快的哈那人快步走进了房间。

“啊，弗利波先生，您到底回来啦！我心里乱得很，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您从哪儿来？”

“我过了堂啦！”

“那么您……您就得……走？”

哲学生笑了，“开除全体哲学生！人人为我！”

“何至于这样呢？”

弗利波又笑起来。

“您还笑哪？真不知愁！”

“我没有干坏事，我们捍卫了古老的风俗。”

“可是书就念不成了。”

“我需要的是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我不会做啃书本的书蠹！”

“玛琳卡呢？”

“玛琳卡？她喜欢我，就是我在哈那当农民，她也会把我当作一个律师那样嫁给我！”

“真的？可是华甫仁先生，他怎么办！”

“要开除这样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他们得好好考虑考虑。再说盖尔曼神父会给他说情，归根到底ex moribus primam cetera eminenter（操行甲等，其他各科优一拉丁文）！”

艾立丝多年同哲学生打交道，知道一些拉丁文评分的词，所以听得懂弗利波说的话。

“但愿如此吧！审问完了吗？”

“完了，明天可能宣布。

“华甫仁先生哪儿去了？”

“他去上课了。”

*　　*　　*

华甫仁上书记官家的楼梯，急切地盼望能看到兰嘉。然而走廊上空无一人，兰嘉的房门紧闭。已经有两天没见到她了，很想见她一面。他明白，书记官太太把她藏起来决非偶然。今天同昨天一样，母女俩都不怎么理采家庭教师。唯一与往常不同的是，书记官先生已经回家了，过去华甫仁在上课时，洛蒂小姐总是借故跑来好几趟，今天却呆在前房没有挪窝儿。教完课以后，坐在安乐椅里凝视着希律王的书记官却叫住了华甫仁。他以自己惯常的冷淡而不动感情的方式说：他是一个官员，不仅必须修身律己，而且有责任“律”人。然而教师非分内之事管得太多，将来还会招来比今日更大的祸害。应该埋头读书，不要犯上作乱，搞什么徒劳无益的爱国行动，不仅害己，而且害人。

“齐士卡和约瑟夫皇帝也是捷克人，”这一次他没有接着说“如此英雄人物值得吾等顶礼膜拜，永志不忘”这句话，而是改成“他们从来不读这种无聊的无神论的书。您把年轻姑娘们的心搅乱。女孩子看什么书？该拿汤勺，不是拿书。因此我要弗利采克……”

“书记官先生，请您说得简单些。”

书记官的目光从希律王转到这个胆大妄为的年轻人身

上，这个动作表明罗宾内克大为惊讶。

“我的意思是……另请高就……这里是一个月的……”他指指放在桌子上的五月份工资。

华甫仁说，这个月的钱，他不应该拿。他表示感谢，没拿钱就走了。

罗宾内克太太和女儿都觉得诧异。她们满心以为华甫仁会感到震惊，会表示道歉，不料他略一躬身，就昂首而去。

“真是傲慢 我们都把他看错啦！”书记官太太喊道。

华甫仁从书记官家里出来并没有直接回家，而是缓步出城往内多兴树林走去。

他边走边想，不觉信步来至树林深处的那棵弯腰曲背的老树附近，他轻轻地走到树下，凝视着那粗壮的树叉，上面有一只鸟窝。它安然无恙，完整无缺。

然后，他又向老榉树走去，坐在长凳上；他还在回想，在这株老树底下，他与兰嘉并肩伫立，握住她的手的情景。怎么把早先答应跟她说的情况告诉她呢？以后又怎么办呢？

华甫仁回来的时候，艾立丝小姐同她的学生们都早已经吃过晚饭了。他留在外房。

“小姐，您的预言应验了。”

“他们把您辞了？”她吃惊地看着年轻人。

“是的，他们想制伏我，可是制伏不了……”

“我懂，华甫仁先生，这未尝不是好事，忠实的爱情将获得胜利”,她意味深长地说。

“是的，我希望，我也相信，不过您一定要支持我。”

艾立丝小姐伸出自己纤细的手，年轻的哲学生感激地握住了它。

八

学院忙于商议和审问。

许多人认为后果可虑，镇上的传说更糟糕。教理问答教师、校长和主教的代表，一致认为哲学生们犯了大罪，应予严惩。教理问答教师由于受到侮辱，坚决要求对他道歉。幸而校长同他不怎么合得来，因而有意无意地偏向学生。况且在审问时，学生供认：他们示威并非针对教理问答教师，而是因为那道手谕使他们气愤，并且在组织“五朔节”庆祝活动时，根本没有反对教师的意思。在出发到树林去以前，他们高呼学院和教师万岁即是证明。德高望重的盖尔曼神父力排众议，支持这个论点；他在全体教师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在严厉的校长表示要从宽处理以前，又来了几位当地的知名人士为学生们说情。这么一来，多数人的处分可以减轻，但在幕后策划的几个头头，应该受到最严厉的处分。也算是全体学生的运气，一位有权势的贵族得知这宗公案的前因后果，竟然失声大笑，赞赏哲学生的勇气。他是校长的邻居，既然这么一位拥有豪华宅邸的有财有势的大人物出来说话，决不会白费唇舌的。

乔治伯爵就是这位意想不到的排难解纷的人物。经过他的调停，一切都作了妥善的处置。几名“操行甲”的学生向

教理问答教师赔礼道歉,关若干小时的禁闭。这就是许多哲学生为一场学院风波和五朔节庆祝会所得到的结果。

星期日早晨当弗利波同艾立丝小姐和其他人黯然告别，赶到学校去接受关禁闭处分的时候，艾立丝小姐差点儿生他的气。你这个调皮鬼呀！这时候还装什么相！

华甫仁高高兴兴地走了，后面跟着像熊似地低声咆哮着的施比纳。

这一天艾立丝小姐没有出门，四十七个哲学生房客，还没有一个受过这样的处分呢！全都是正经人——这倒好，一下子三个关了禁闭！她也因此感到宽慰，因为倒霉的不只是她一个人。那几个哲学生确实是最好的人，而且有所作为。他们受处分的事使她苦恼。不过她觉得席林加这个人实在不怎么样，所以她一整天都不同他说一句话。

全城的人都庆幸哲学生们没有受到更严厉的处分；唯有罗莱尔卡认为该另外想个招儿把那些难对付的哲学生治一治。书记官太太也觉得失望；不过说实在话，她也认为这样的处分已经足够了。

不到一星期，弗利采克有了新的家庭教师，一个文静而勤奋的哲学生。校长向书记官介绍，此人比学院所要求的还要刻苦用功。

开头洛蒂和她妈妈格外热情地欢迎他，待他十分亲切，但是一个礼拜以后，女儿的心凉了。他什么都好，但毕竟不是华甫仁。他的学识与华甫仁不相上下，其实小姐对此并不重视。他没有华甫仁那么漂亮，而且有点儿腼腆，不那么落落大方。他进门行礼，出门鞠躬，除了礼数上的话，听不到他多说一句。

"是个好人，aber unbeholfen（可惜太古板）。"这是洛蒂小姐全面观察以后的总结，妈妈也表示同意。

兰嘉虽然有反感，但心里不得不承认这位家庭教师是个机敏的人，他来教书还不到一星期，就非常巧妙而谨慎地把一本书递给了她。书里边她发现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布罗士是一位爱国者。请信任他，我经常去树林，老树平安无事。我在树林里寻觅，但是，我希望，我相信，有朝一日遇见伊人的踪影。我切望与您畅叙。盼复。寥寥数语，我愿已足。容后详告，顺致近安！　华。"

她看了一遍又一遍，每晚在自己的屋里还要反复读上好几遍。过了不久，布罗士捎来回信。华甫仁急忙到花园里去找一个背阴的低地，在一株老枞树下，读着热切盼望的回信。

"您给了我巨大的快乐，我相信，我希望。请代问候树林和那棵老树。"

"我相信，我希望！"年轻的哲学生欣慰地重复着这句话。

春天过去了，夏天来了

弗利波是快乐的、幸福的。他开始用功读书，因为考期将近。他经常同玛琳卡见面，同她说说笑笑，并且不止一次地带回一束香喷喷的鲜花。

乐天的哈那人始终是快乐的、幸福的。他把花束带回来，艾立丝小姐也不去揭穿他。老板娘早就不注意他上衣的前胸蹭的一片白了。

这件事唯有施比纳可以作证，但是他什么也不说。他比以前更加沉默寡言，更加闷闷不乐，拼命抽烟和读书；连艾立丝小姐都觉得纳闷。如今华甫仁经常同她单独谈话，话题

总是离不开兰嘉。艾立丝自己也愿意再见见兰嘉一面。她喜欢这个姑娘，因为她是伊里的外甥女。她希望兰嘉能脱离书记官的家庭。

她了解华甫仁，信得过他的人品。他们俩结为终身伴侣，一定会幸福，甚至她开始在心里盘算，在华甫仁获得巩固的地位并有力量结婚之前，还要念几年书。除了兰嘉，她不会看见华甫仁领着别的姑娘上教堂的……

布罗士教书勤勤恳恳，因此书记官对这位不声不响的家庭教师颇为赞赏。有一次星期天，他同文书先生作“愉快的”闲谈时，也提起他非常喜欢这位新教师；说他为人谦和涉世不深，而且不像时下一般年轻人那样标新立异，不务正道。兰嘉对布罗士也是感激不尽。因为他不但从华甫仁那里带来捷克文书籍，还有夹在书里的小纸条。

虽然华甫仁经常到罗宾内克家附近的地方去，但很少有机会见到兰嘉。舅妈把她看管得很严。华甫仁只要能见到心爱的姑娘就感到满足和幸福了。但是渐渐地他就觉得不满足了，他一定要同她谈话。在这件事情上艾立丝小姐帮他出了不少主意。

兰嘉不能去参加哲学生的弥撒，她必须上宫堡的教堂去。她在那儿碰见过艾立丝。同这个可爱的姑娘在教堂前面的柱廊上说上几句话，艾立丝总是感到高兴。在第三次，她把玛琳卡带去了。两位姑娘彼此神交已久，一见面就成了朋友。玛琳卡原先总是去参加哲学生弥撒的，如今她参预了华甫仁的秘密，为了弗利波的朋友和好心的艾立丝，她乐于作出小小的牺牲。

玛琳卡邀请兰嘉在星期天下午抽空到花园去，这样谈心

的时间可以长一些。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在书记官一边注视着希律王，一边同文书先生作“愉快的”谈话，他的夫人坐在旁边而洛蒂出去串门的当儿，兰嘉就抽空到邻近的花园去了。玛琳卡在那儿等她。那时候花园里没什么人，因为大家都到内多兴或是郊外别的地方去了。事有凑巧，这个花园居然在这个时候吸引了两位哲学生，他们有意无意地来到树下，不一会便向姑娘们走去。

在花园里的幸福时刻，虽然是短暂的，然而足够使华甫仁体会到兰嘉的一片真心；她的缱绻之情，坚贞之爱尽见之于她日复一日对华甫仁的思念，并从中汲取精神上的慰藉。

他们俩互诉衷情，弗利波同玛琳卡在一旁说说笑笑。华甫仁和兰嘉只恨不能每日相见，连每个星期日会一面都不可得。有时候要一连几个星期，兰嘉才通知玛琳卡可以来赴约。于是除书简往返没有别的办法沟通心曲，多亏得有一位任劳任怨认真负责的爱情信使。

圣安托宁日以后的一个星期日，内多兴的神龛附近有一个集。那一天，照例几乎是倾城出动。书记官太太带了洛蒂也去了，一路上同本城的上流人物谈得十分融洽。罗莱尔太太去得稍微晚一些，可是给罗宾内克太太带去一条新闻。这是什么新闻啊！

前市长太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兰嘉和华甫仁的约会对她来说也不是秘密，罗宾内克太太十分惊讶，怎么把这个丫头给忘了呢！怎么没留心她的言谈举止呢！非惩戒她一下不可！洛蒂感到完全失望了。

傍晚的时候，兰嘉坐在自己的房里，从敞开的窗口望着

楼下的小花园。她还在想着与华甫仁在花园的树底下相会的情景。正在这时候门外衣裙窸窣。舅妈逛完市集回来，衣服也顾不得换就推门进来了。于是开始了一场严厉的盘诘。甥女不抵赖、不说谎；她也不会说谎。她说，她去过花园，并且沉着地承认还跟华甫仁说过话。这一切使得书记官太太更加恼火。原先她以为兰嘉会抵赖，会哭着求饶；然而这个倔强的小脑袋，未能如舅妈之愿，始终没有低下来。

书记官也被搬来助威，家庭风波骤起，最后的结果是：舅妈禁止兰嘉去花园，并且不许再跟华甫仁说话。她丈夫也表示同意。临了，罗宾内克太太还威胁兰嘉：倘若她不听劝告，一意孤行，这表明她愿意放弃她舅妈慈母般的关怀和照顾。她尽管可以去找那个目空一切，穷得要饭的哲学生。

* * *

七月份，赫拉德茨主教亲自来主持考试，也就是教理问答的考试。

席林加读书太用功了，瘦得成了骨头架子。考试前一天晚上，施比纳要求艾立丝小姐给他准备浓咖啡，他要干个通宵。在这紧要关头艾立丝小姐陪着自己的学生熬夜。晚上，将近十点钟的时候，弗利波合上了书说："该会的已经会了，不会的，一夜也啃不完。"

他躺下了，不多一会儿他就心安理得地睡着了。十一点过后，华甫仁合上了书，不久他也闭上了困倦的眼睛。那时候施比纳喝着浓咖啡以驱散睡魔，宗教课本放在面前，他边看边抽烟，一大团一大团的浓烟在低矮的房间里翻滚着，仿佛山间的云雾。在弥漫的烟雾中可以看到席林加毫无倦意的苍白的脸。他坐在第二张桌子上，借着油灯的光亮，扒在讲义

上埋头苦干。

艾立丝小姐坐在自己房里的窗前，望着宁静的、温和的夜空。她想，这些学生明天不会给她丢脸。席林加和华甫仁是信得过的，弗利波的脑瓜子灵，施比纳近来十分用功。但事事细心的小姐不知道他只是坐在那儿看书，天晓得他的思想开小差开到那儿去了。快到半夜的时候，她轻轻打开隔壁房间的门。她听见安静的鼻息声，看见席林加好象夜猫子似地在那儿熬夜。而施比纳坐在角落里扒在书上……杯子空了，咖啡喝完了……一 听，正在打呼噜呢！天哪，喝完咖啡……睡着了！

“可怜的孩子，把他累垮了！”艾立丝心里想，“连着用功哪儿顶得住呀！该把他叫醒吧？时间晚了，他又困了，累了……”于是她又悄悄地回去躺下了。

等二天早晨，哲学生们忙着去考试，她为他们祈祷，真心诚意地希望他们能得到洒圣水和划十字祝福的荣誉。她整个上午坐立不安，隔一会儿就跑到窗前朝外面看看。玛琳卡也跟艾立丝一样，不时往艾立丝的厨房里去“呆一会儿。”话题离不开这几个学生和考试。

中午的钟声在炎热的空气中回荡。过了半小时，方才听见楼下前厅有脚步声和说话声，艾立丝撂下勺子就往走廊里跑。从楼下传来玛琳卡和弗利波的欢笑声。啊，一切顺利！席林加也回来了，苍白枯瘦的脸上喜气洋洋，嘴角上挂着微笑。

“全优！小姐！”

“祝贺您，没有白辛苦呀！”

走在席林加后面的是华甫仁，他神态从容，不过也很高

兴：弗利波在最后。

“艾立丝小姐！”他走在楼梯上就嚷嚷起来了。

“您有燕麦和面剂子喂吗？我带来一只鹅……”

“多谢多谢，您爹可不喜欢您这样子……”

“喜欢，喜欢！虽然不是全优，成绩还不坏。”

“谢天谢地！那么施比纳先生呢？”

华甫仁和弗利波都沉默了，同时走进了房间。

“他什么都不顺利，”华甫仁沉重地说。

“他多用功呀！怎么会呢？”

艾立丝小姐感到扫兴，她以为施比纳考试前下了一番苦功夫，无论如何能考得不错的。

他们都等着他，可是他不回来。

“他不愿意来扫我们的兴，”华甫仁说，“老实说，今天的日子并不使我怎么高兴，即使施比纳在这儿跟我们一起庆祝。”

此时，一个宁静而闷热的下午，施比纳正坐在花园的矮树丛中的一棵老树下，两手托着腮，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地面。

他已经从他所受的打击中苏醒过来了，现在正考虑着今后的路怎么走。他就这样坐了很久，才缓步走出了花园。他目不斜视地匆匆穿镇而过。他总以为大家在他背后指指点点，窃窃私议，看他的笑话。他在家里碰见艾立丝小姐。她给他拿来吃的，她把她所有的东西全拿出来了，一个字也没提起考试的事。

施比纳吃得很少，他转过身来对艾立丝说：

“您已经知道了……”

“我知道，我觉得奇怪，您那么用功。”

“唉，那有啥办法呢。”

“白忙了一年。”

“我不再念书了，这儿什么事都跟我过不去。”

“那您打算怎么办？”

“我进修道院，”他的声音低沉然而坚决。

“可是您的教理问答课都不及格。”

“慈惠院会收留我的！”

“上帝呀！施比纳先生！”

但是他的主意已定。他向艾立丝解释说，他没有任何人资助，每一片面包都来之不易。“我为什么要受这个罪，我一无所求，无所牵挂。假如我留在这里，岂不是还要遭一茬罪？这里没有我立足之地。”

他不说话了。在他旁边站着的艾立丝深表同情地说：“我能理解您的不幸，而且我知道……”

他猛的抬起头说：“您知道啦！那么说，您刚才是讥笑我？”

“您，施比纳先生，您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他不再吭声，外表上他似乎很安静，在这张没有表情的脸后面却是翻腾着的感情。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走进自己的房里去，艾立丝小姐望着他那寒伧的衣衫，向前伛偻着的身影，不由得一阵心酸。

考试不及格的哲学生站在自己房间的窗前，神情恍惚地望着广场。那儿热闹非凡，三三五五的学生你来我往，个个兴高采烈，忙碌地打着手势。他看见装着学生行李、提箱的大车，纷纷来到。学生的父亲们，穿着各种各样衣服的城里人和乡下人在车子旁边走着。这些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宝贝儿子才来的；把他们接回家去过一个愉快的假期。没有人来接他。他没有家，没有父亲，也没有一个慈祥的母亲。没有人

会欢欢喜喜，亲亲热热地接他去度假。

他的目光停留在广场的对面，在一所房子前面停着一辆农村来的大车。驾辕的是一匹强壮的栗色马，车上已经放了一只黑色提箱，箱子上放了一个花条纹被套的铺盖卷。马头旁边站着一个年轻的中学生，他满怀着期待和盼望，笑吟吟，喜孜孜地，乐得眼睛都舍不得眨一眨。他亲切地高兴地抚摸着马儿的鼻孔。好久不见了，马儿，你就要拉我回去见妈妈啦！

爸爸还在整整这个，弄弄那个，儿子可已经等不及哩！

这幅平凡朴素的画面，使施比纳猛然一惊。

他仿佛看见眼前那个当神甫的叔叔的白色老牝马。它一年复一年地把他这个年轻的中学生，拉回去见叔叔和家里的人。

他回想起当年他也是多么欢迎那匹白马，多么愿意抚摸它呀！他想起回到了家，妈妈怎样向他走来，叔叔为了他的好成绩又怎样对他慰勉有加，这些平凡而又珍贵的少年时期的经历像美丽的梦一样消逝了。他的头靠在墙上，失声痛哭起来……。

这一天在利托米什尔有许多欢乐，也有不少忧伤。有些待字闺中的姑娘心里难过。她的哲学生要一个月以后才回来。而且，有的哲学生放弃了哲学科的学业，一去不回；有的在繁华的布拉格上了大学，也许乐而忘返。

兰嘉也是眼中噙着泪，但极力装出笑容。

她是不许同华甫仁说话的，严厉的惩罚威胁着她，但是威胁、惩罚，又能把她怎样呢？

黄昏时分，她偷偷地来到花园的“禁地”。

她放大了胆子。独自一个人，又那么晚了……难道华甫仁会不辞而别吗？

透过树冠的殷红晚霞渐渐地暗淡了，树林里朦胧一片。兰嘉该走了。他们走了几步，又站住了。这样走走停停，直到无情的时间命令他们不得不分手。

兰嘉把手伸给华甫仁，他握了一下，把激动得颤抖的姑娘紧紧搂在胸前，吻了吻她的鲜红的嘴唇。她默默地依偎在他的身边。在微光中他看见了她那苍白的脸庞，看见了她四周长着长长睫毛的半闭着的眼睑。她猛然挣脱了他跑开了。浅色的衣裙在树丛中闪了一下，通向宅邸的大门格格地响着。

兰嘉不见了。华甫仁耳边还响着低低的然而热情的声音："别忘了我！"嘴唇上还留着与心爱的姑娘亲吻的温馨。他久久地站在原处，凝望着兰嘉的身影消失的地方，天色暗下来了。

* * *

普兰茨饭店灯火通明，明天才动身的哲学生们来到这里与同窗好友作最后一次聚会。人人尽情欢乐以免引起分别前的惆怅。在席间，大家轮流唱歌，一支歌唱罢，便有笑声、喧闹声插入其间，当弗利波以他特有的幽默方式讲述罗莱尔太太出洋相的事，更是满座笑声不绝。虽然这件事已经尽人皆知，经弗利波那么一说，人们还是乐不可支。

今天做弥撒的时候，她挤到唱诗班的栏杆旁边坐下来，把那个编织包放在前面，两只恶毒的眼睛就东张西望地忙碌起来。有个站在她近旁的人看见她的包打开着，上面放着一样奇怪的东西。当罗莱尔卡回过头来，差点没叫起来，她连忙伸

出右手去抓那只不知道为什么从栏杆上滑下去的包，可是没有抓住，她扒在栏杆上看那只掉下去的包。下面的人都转过身来往上面看，又惊又喜地抓着从包里掉出来的扑克牌，这些纸牌雪花似地在感到惊奇的人群头上飞舞，又从容地飘落下来。

前市长太太的倒霉的纸牌便成了整个利托米什尔茶余饭后的笑料。然而最高兴不过的要数在普兰茨聚会的哲学生了。时间很晚了，笑声歌声依然不绝。

整个城镇在温暖的七月之夜的怀抱中昏昏睡去，坐在门前的长凳上纳凉的人们，到半夜都不见了，偶而从谁家窗口传来的六弦琴的琴声，此刻也不响了。夜深人静。

一家老式住房的顶楼上，玛琳卡坐在打开着的窗前。她不能入睡，她望着广场，望着在广场出口的小胡同，望着市议会的塔楼，望着塔楼后面深蓝色的星光灿烂的天空。艾立丝小姐告诉她，弗利波傍晚就走了，他还回来不？这漫长的凄凉的假期叫人怎么过？

忽然从幽暗的小胡同里传来一阵低低的然而悦耳的男人声音。玛琳卡不觉一怔，跳起来侧耳细听。听出来了！其中有一个是弗利波的宏亮的嗓音。小夜曲！为她唱的！多么美丽的歌声！在这蜜似的银夜！她小心翼翼地走到窗口，看见楼下唱歌的都是弗利波的同学，她在暗淡的光线中也认得出来。她听见人们朝打开着的窗子走来，都聚集在窗下。她再一次从窗前跳开，这是在向她致意呀！

歌唱完了，歌手们踏在人行道上的脚步声渐渐远去；然后她听到钥匙在大门上转动的声音，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在她的房门口停住了，她颤抖着、犹豫着向房门走近了些。

“玛琳卡，晚安！晚安！”门外是轻轻的然而是热情的声音。哦，她多么想当面对他表示感谢，并且告诉他、他使她多么的快乐呀！不过她不能，她也不敢，她只是低声地重复了一句“：晚安！”

门依呀一声，弗利波走了。一切重归于静寂，只有玛琳卡的心不平静。晚安！

* * *

学生们纷纷离去。从利托米什尔出去的每一条路上，都可以看见许多装着学生行李的大车奔向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各个地方。上午席林加已经走了，接着华甫仁也走了。弗利波是下午动的身，他的父亲，一个忠厚老实、身体健壮的哈那人，向艾立丝小姐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她对他儿子的照顾，转达了他老伴的问候，还捎来几样表示谢意的礼物。弗利波高高兴兴地向大家告别。只是到了最后，他把手伸给玛琳卡的时候显得严肃而沉默，没有一点高兴的样子了。

“玛琳卡，后会有期！再见了！”他热诚地说。

所有的学生陆续离开了，利托米什尔仿佛成了空城。一下子少了几百个活泼的年轻人，顿时觉得冷冷清清。许多家的房子人去楼空。

“这里好象刚送完葬，”艾立丝小姐对老板娘说。

“少了几个人真冷清哩！玛琳卡，你说是不？”

女儿涨红了脸。

“我觉得好象自己的儿子走了一样。说真的，老板娘，我这儿住过四十七个房客，我最喜欢他们几个，”其实她心里最记挂的还是华甫仁和弗利波。

“施比纳先生呢？”老板娘问。

“ 可怜的人儿，他明天去修道院。 ”

施比纳整个下午在外面游逛。傍晚的时候还在花园里，坐在树下想心事。他从花园回到家就关照艾立丝小姐，别让他睡过了点，他明天一早就走。

“ 您不跟谁去辞个行？ ”

“ 跟 谁 ?”

“ 老 板 娘 那 儿 ?”

“ 我呆会儿上她铺子去，不去她家。 ”

艾立丝明白了。

“ 那么您见不着玛琳卡了， ” 她委婉地提醒他。

“ 不，……我不…… ” 他难过地说。“ 不过请您告诉她…… ” 施比纳满脸通红，“ 请您告诉她，我祝她幸福，永远幸福。” 他不说了，没有再说些什么。

那天夜里他睡得很少。这是痛苦而艰辛的，然而是自由自在的生活的最后时刻。什么在等待着他？不会有欢乐和幸福，这是确定无疑的。

艾立丝小姐一清早就在他的简单的小包裹里放了一包干粮 。

他没有想到动身的时候会那么难过。他心里很明白，他的房东是多么善良、和蔼，对他关怀备至。这样的好人不好找呀！为了这一切他向她道谢时，声音都发颤了。

艾立丝小姐热泪盈眶，要求他以后无论如何给她来信。他走到楼下的前厅时，站在那儿愣住了。时间还早，玛琳卡却已经穿戴整齐，像一朵鲜艳的玫瑰，站在前厅的楼梯口守候着他。他向她走去，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嗓子发紧，只有两只眼睛在说话。他听见了她的甜美的声音，这个声音曾

多少次激动过他的心呀！

“施比纳先生，您还没有同我告别呢！再见，请您也不要忘记我们！”

他觉得阴暗的前厅好像豁亮多了，唇边不觉露出笑意。他前言不搭后语地说了几句，听得清楚的只有“祝您幸福。告辞了！”

这场意外的会见，他最后的欢乐与悲哀，也是艾立丝小姐促成的。

直到走出了利托米什尔，他才如梦初醒。他左手挎着包裹，右手拄着棍儿，迈步向维索基梅托的大路上走去。他登上一个高岗子，在路旁的一株老杨树下歇歇脚。哲学生向度过他的青年时代的田野和城镇投下最后一瞥。这是一个明媚的八月的早晨。这里是多么美丽、多么可爱呀！内多兴的山谷、草地和树林……清丽而明艳，翠绿丛中鳞次栉比的屋脊好像是一排排栽在花圃中的花。那边是花园里的美丽宫堡，近旁就是那不幸的学院。下面是市议会的塔楼，对面是带凸窗的老式房子，那儿有……

把这一切都看上最后一眼，就永远和这个可爱的地方告别了，也永远同自己的青年时代和自由告别了。啊，学生时代！那是快乐与忧愁的年代，用功勤读和畏惧考试的年代，欢笑和歌唱的年代。那是令人厌烦的当家庭教师的年代，又是思想活跃、精力充沛的年代，那是穷困与饥饿的年代，又是充满美好理想与憧憬的年代，那是自由、友谊、初次试笔写诗和初恋的年代。唉，谁愿意同您告别！谁又能在人生的忧患之中，在充满矛盾与失望的时刻不想起您来呢！

九

艾立丝小姐是两对年轻恋人的撮合者，因此她那儿几乎成了邮政分局。每次邮车来，邮差至少要递给她一封信。她很少拆信，她只是看一看信封，把上面这样或那样的记号看清楚了，就把信夹在五屉柜里的那本祈祷书中。邮差走了以后，琳玛卡随即过来，急切地问：“有我的信吗？”

要是艾立丝小姐微笑着说：“这一封是从摩拉维亚来的。”她的眼睛都发亮了。

有时候碰巧两封信一起来，于是艾立丝说：“这是您的，那是礼拜堂的。”意思是说，让玛琳卡每星期日在那边遇见兰嘉时，把信交给她。

“信上写些什么？”每逢玛琳卡匆匆看信的时候，艾立丝总要这么问。

“向您问好，道谢；还盼望着回来。”

“这我相信，我信，玛琳卡，您不是也盼望着吗？”

弗利波直接给艾立丝小姐写信大约有两次。华甫仁还多一些。然而席林加一次也没写，施比纳更是音讯全无。有一天玛琳卡在闲谈中提起他的时候，艾立丝小姐说：“可怜的人，除了不幸，有什么可写的！”

愉快的假期快要过完了。学生们呆在家里，假期一霎眼就过去了。姑娘们在利托米什尔的日子却是一天一天数着过。

自从“五朔节”以后，兰嘉的处境更不好了。洛蒂卡好像不是她的表妹，舅妈更加严厉，舅舅把家务事统统交给老婆经管，一点儿也不护着没爹没妈的孤女。兰嘉干活，操劳全家的家务，还是没个够。旁人也看出来了，议论纷纷，都说把那位能干麻利的姑娘累坏了。人们都说书记官太太不好，把外甥女儿当作灰姑娘，从来不带着她出去，从来不让她出头露面。

这一点，旁人是弄错了。兰嘉一个人在家更自由些。她可以看看捷克文书，读读华甫仁的来信，还可以海阔天空地遐想。在假期中，她可以比较自由地出去走走。星期天早晨上礼拜堂，下午有时去花园，有时去墓地看看父母的坟。她唯一的也是最亲密的女友是玛琳卡。她除了带信，有时还约请她去访问艾立丝小姐。暑假的第三个星期天，兰嘉同这位好心人在墓地相见了，并且从那里走到她家去。兰嘉早就想去了。



那天下午是个好天气，房间里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兰

嘉站在中间，凝视着一位年轻教士——她舅舅的肖像。

艾立丝小姐还领着客人到学生住的房间去，指给她看：华甫仁在哪儿，桌子在哪儿，又在哪儿学习。此刻这个小房间空着，静悄悄的……

一星期一星期地过去，书信来来往往。兰嘉还去过艾立丝小姐和玛琳卡那儿几次。这事终于给书记官太太知道了。她责骂外甥女，并禁止她再去，但为时已晚，秋天来了。

在水果成熟、青草泛黄、花木雕零、鸟儿迁徙的时节，盼望已久的客人又从四面八方会聚在一起。

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各地又运来了学生们的行李和花布被褥。城里车马来来往往，又热闹起来。学生们回来了；有中学生，也有哲学生。

一切恢复了原状。当弗利波，紧接着华甫仁回来的时候，艾立丝和玛琳卡真是高兴得了不得。席林加还住在艾立丝那儿。他马上就用起功来，跟去年一样去教课、辛辛苦苦，还是啃干面包吃果子粥当晚餐。施比纳此一去如同石沉大海，渺无音讯。

布罗士继续教弗利采克。他再次担任“爱情信使”的职务。自从哲学生回来以后，书记官太太把兰嘉看管得很严，一对恋人只能用文字来互诉衷情，想见面是不成了。

弗利波比较幸运，玛琳卡近在咫尺，天天可以同她说话，而且老板娘也不加阻拦。

秋天过去了，地上冻了。灰暗的天空飘着初雪。弗利波现在又像在五朔节前那么忙碌了。

圣诞节前就传说将举行一场哲学生的舞会。往年在本城，这是一场最盛大的舞会。今年的舞会已经由一些杰出的

人物在筹备，弗利波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要把今年的舞会办得比往年更为盛大豪华，仿佛他们已预料到这是为历史悠久的哲学科举办的最后一次舞会。

洛蒂卡已经在做细致周到的准备了。“你一定是舞会的王后，keine andere（不会是别人）！”书记官太太在做衣服的时候经常这么说。要论做衣服，兰嘉是最主要的角色。辛辛苦苦做衣服有她的份儿，到舞会上去看看就不会有她的份儿；而洛蒂卡却几乎等不及了。兰嘉很少想到会让她去，也不存去的念头。呆在家里她能沉得住气吗？同华甫仁相处几个小时,促膝谈心 然而事出意外。舞会前一个星期，舅妈问她愿不愿去，愿意去就准备起来。罗宾内克太太这样做并非是同丈夫商量的结果，而是因为听到许多地方在背后议论，说她刻薄，甚至残酷无情。

兰嘉自然没有像洛蒂那样的高贵衣料，但凭着她一双巧手，也打扮得很体面；虽然她没有珠宝首饰，但她那光艳照人的脸，明眸与秀发，窈窕的身材就足以弥补了。

那一天的夜晚来到了。天气寒冷，然而星光灿烂。书记官先生穿一身新衣服，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等候着还在梳妆打扮的女眷们。

今天他穿的是“克拉帕尔卡”黑燕尾服，这件衣服他穿着最合身，所以用缝制这件衣服的能工巧匠的名字来命名。外面传来清脆的铃声，雪橇已停在门口了。书记官走近夫人的房间，敲敲门：“快点，雪橇来了。”

“等一等，罗宾内克，还没有放炮呢！”正好这时候一声巨响，接着放了第二炮。舞会开始了。洛蒂把礼服穿上，站在镜子前左右前后地照着。妈妈看着活泼可爱的女儿穿上华

丽时式的服装，心里十分得意。

“不，你应该是王后，洛蒂！Wenn eine Dame schön sein soll, muß sie schön gewachsen sein（一个漂亮的贵夫人，一定要有好身材），你行，洛蒂！”她打量了一遍又一遍“贵夫人……muß sie dunkle Augen haben（应该有一对黑眼睛），你有！洛蒂，系上蝴蝶结，这样……贵夫人…muß sie dunkles Haar haben（还要有黑头发），你有！等一等，罗宾内克！”不耐烦的丈夫又在敲门的时候，她没好气地喊道：“Wie ich sag'（我说了），你一定是王后！”

轰隆轰隆的臼炮声响彻了冬夜。

“你要小心，别把衣服弄皱了。准备好啦，兰嘉？”她突然问了外甥女儿一句。

“好了。”

兰嘉站在镜子旁边，不亢不卑，不嫉妒，不怨恨，神态自若，只是看到表妹身上的华丽服饰，不禁担起忧来；自己这身简朴的装束能使华甫仁喜欢吗？其实她对自己要求得太苛刻，不识自身空谷幽兰似的绰约风姿。

遮断化妆室秘密的门终于打开了。书记官看见了仪态万方的洛蒂，他那双冷漠的眼睛惊讶得眨巴起来。罗宾内克一家坐上雪橇，下坡往离此不远的灯火辉煌的卡列尔饭店驶去时，周围的邻居都看得出神了。在通向饭店的小桥头上站着扫烟囱的人，一律盛装，手持熊熊的火炬；还有克蒙尼切克也穿上节日的服装。桥前挤着一大堆看热闹的人，对路过的人品头论足。来客络绎不绝。火炬在寒风中燃烧，炮声隆隆。青年男女舞伴和上了年纪的夫妻似流水般涌入乐声嘹亮的大门。

舞厅里灯火通明，乐声悠扬。哲学生为了让太太们小姐们度过最美好的时刻，着实花了一番心思。兰嘉登上台阶走进舞厅时，不觉忐忑不安起来；乐声骤起，她不由得微微一怔。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见到如此盛大热闹的场面呀！

洛蒂自信地步入大厅，和蔼地接受殷勤的学生们的鞠躬，她神采奕奕的眼睛迅速地把整个大厅扫了一眼。目光只是在侧门旁边略一滞留：那儿站着一位身材修长的青年男子。

她瞧见华甫仁冷淡地、一动不动地朝她望着，又不慌不忙把头转过去……可是现在……他身子一动，眼睛发亮，从容安详的神态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哦，这个睁眼瞎子！难道她就盼着这样无动于衷的目光？他的眼睛确实闪闪发光了，可是为了别人！

华甫仁目不转睛地盯着兰嘉，又惊又喜。他没想到她会来。神甫的养女看到他眼中的光亮和脸上的喜悦，才放下心来，感到欣慰。

他走上前来请她跳一个舞，把她搂在怀中。在辉煌的大厅里，伴随着欢快的音乐蹁跹起舞，悄声说着热情而诚恳的话语。这时，她不禁幸福得有点晕眩了。

在无数面镜子下面，沿着墙放着一圈软椅和长沙发，那儿是最高裁判：夫人们、陪伴未婚少女的年长妇女们的憩息之处。罗宾内克太太优雅地举起双目镜，注视着几乎未曾从舞池中走出来的女儿。

一曲舞罢，洛蒂立刻被包围。只有她心目中以为今天必定要来的人却对她视而不见。她白白地期待着，眼看他同自己的表姐殷勤攀谈，有说有笑，高傲的洛蒂不禁又烦恼起来。她妈妈的眼睛也是严厉而愠怒地盯着那幸福的一对。

兰嘉和华甫仁并不去理会这些目光和阴沉揶揄的脸色；他们要充分利用这短暂的然而名正言顺的幸福时刻。弗利波也是如此，他把全部注意力倾注在容光焕发的、快乐的玛琳卡身上。

“要是艾立丝小姐看见我们这样就好了！”兰嘉低声说。

“她会为我们祝福的。”

十一时左右，乐队所在的小平台上响起一阵嘹亮的喇叭声，那是为乔治伯爵同他那美艳绝伦的妹妹光临哲学生的舞会而吹奏的。短暂的中断以后，舞会继续进行。人们又跳起舞来。

已经半夜了。华甫仁一直没到洛蒂卡面前来行礼。现在还是不来。她失败了，白皙的前额烦恼地紧蹙着；她走到她妈妈跟前。

“Bedenke nur, wie er ungalant ist（瞧，这个人真不懂礼貌）！”她抱怨着，可是正在这时候她得到了补偿。伯爵绕场而行，在书记官太太母女俩面前停住脚步，说了几句亲切的话。罗宾内克太太这一喜非同小可。伯爵离去以后，她立刻跑到隔壁房间去找丈夫，对迎面而来的华甫仁和兰嘉轻蔑地看了一眼。她配得上谁？这个农家子弟？鱼找鱼，虾找虾，不足为奇。罗宾内克太太逢熟人便说；和蔼可亲的伯爵同她们说话了；一转眼间，伯爵邀请洛蒂卡参加皇家舞会的消息就传开了。

书记官先生苦不堪言。他既不会喝酒，也不会打牌，墙上又没有希律王的画像可供他观赏。他习惯早睡，现在却要他熬通宵！他打着哈欠，惦念着“上校”长袍、睡帽和软软的床铺。然而伯爵大人屈尊同他夫人说话这件事很使他感

动，也使他高兴。

舞会进行到翌日清晨才散场。弗利波陪着老板娘和玛琳卡；华甫仁同他们一起走。罗宾内克一家也是步行。雪花在朦胧的微光中飞舞，落在穿得暖暖的太太们的披巾和斗篷上。虽然感到疲倦，母女俩还在谈论伯爵给予的荣誉。只有兰嘉默不作声，然而她心中恰似百花竞放的春天。她在回想华甫仁说过的话，回想着他们俩在华丽的圆形大厅里单独坐在一起时，华甫仁对她作的神圣誓言。

“亲爱的兰嘉，让我们等待吧！我永远不抛弃你！”他是这么对她说的，她把这些话当作福音。

十

新春不仅带来了百花与歌唱，也带来了新时代[18]的朝霞和阳光。这是深受专制政治之苦的各民族人民梦寐以求的新时代。梅特涅[19]垮台了。检查制度废除了，允许建立民族防卫体制。三月十五日颁布了宪法[20]，消息传来，布拉格和整个捷克欢欣鼓舞。

到处成立国民卫队。维也纳按古罗马建制成立了学生军团，不久各地纷起仿效。

利托米什尔的宁静气氛亦一扫而空。一切出乎常轨，反乎常情，一夜之间风云突变。来自布拉格的消息[21]一个接着一个，激动人心。有些人举手欢迎新宪法，另一些人踌躇观望，还有一些人避开风头，躲在背后恶毒咒骂新事物对旧秩

序的破坏，恨声不绝。

罗宾内克先生很不幸，事事不遂心。他如今没有片刻的安宁，种种新鲜事闹得他那最最保守的灵魂一日数惊。他为时下纲纪败坏、世风日下而忧心忡忡。文书先生常来走动，可是谈话却无从“愉快”起了。罗宾内克虽然仍是注视着希律王，但在文书先生带来新闻时，却往往把目光从画上移开。

维也纳的风暴、布拉格的纷乱、平民的集会、检查制度与劳役制度的废止……，上帝呀，这世界要乱到何年何月！这宪法是什么怪物，把上下尊卑都弄颠倒了！

周围几个城镇都在组织国民卫队，利托米什尔也快了。每个公民都要手执武器，头戴军帽，到“漂白场”去上操，站岗放哨，列队操练。这，这岂不是强人所难！书记官先生已是食不甘味，坐不安席；即使穿着“上校”晨衣坐在安乐椅上，抽着由洛蒂小姐的纤纤玉手装的烟斗也觉得索然无味。

正在这时候街上一阵喧嚷，有唱的，有喊的，有叫的，有闹的。只听四面八方在喊“民族”、“祖国”、“自由”、“平等”、“捷克语”、“自治”,还有其他一些，——用罗宾内克对文书讲的话来说——“叫人脑袋发胀”的口号。

天知道一下子打哪儿跑出来那么多爱国者！一夜之间如雨后春笋，什么都“爱国化”了！弄得没大没小，没上没下，人人昂首阔步，仿佛宪法使他们长高了一头。到处都在讲捷克语，这使得罗宾内克太太很别扭，因为她说的捷克话招人笑。以她丈夫同文书做朋友为例，她把罗莱尔卡引为知己。

“Bedenken sie（您想想),咱们家的兰嘉。早先不声不

响，犟头倔脑，现在可是有说有笑，这全是……”

“Diese Konstitution（这部宪法）瞧着吧，man wird noch rauben und morden(还要抢劫杀人哩)!”

过一会儿洛蒂卡匆匆回到家里，说是哲学生开了大会，准备成立学生军团。

“这下子可完了！”罗宾内克长叹一声，“娃娃们耍刀弄枪，算是怎么回事？马刀代替学生的笔！这下子完了！”

“Und was die Professoren und was der Pater Rector（教师们和校长怎么样呢？）”

“他们也拦不住。”

“怎么会……公家……当官的威信何在。”罗宾内克两只眼睛紧盯着希律王。

整个大白天艾立丝小姐除了席林加，见不着其他学生的人影儿，他们不是在学校，就是没完没了地开会。这种事弗利波和华甫仁怎么躲得开呢？所有的学院、学校都在筹备或已经成立学生军团，利托米什尔的哲学生岂甘落后？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在市民组成国民卫队之前不久，学生军团宣告成立，由一名上尉及若干名推举出来的军官率领。

老板娘同艾立丝谈心时不止一次为纷乱的时局而担心，认为这样下去，不会有好结果。瘦瘦的有见识的艾立丝小姐总是安慰老板娘，跟她谈自己对宪法的体会，讲华甫仁所说的道理。从前躲躲闪闪、倏隐倏现的爱国主义精神如今大大发扬，对此她感到欣慰。

“要是雷迪什卡还在就好了！她没能等到这一天！”她的目光注视着那位默默无闻的忘我的爱国者——伊里神甫的肖像。

当玛琳卡急急忙忙跑来报告：哲学生大会推举弗利波和华甫仁当军官时，她高兴得脸都红了。她那个公寓真是出人才呀！

“这要有军官的肩带才行！”她想起来了。

“我给弗利波做一条。”

“那么我给华甫仁做，可怜的兰嘉也许做不了。”

傍晚，弗利波回家来，恰巧在楼梯上碰见玛琳卡。

“恭喜恭喜，军官先生！”满面笑容的姑娘调皮地说。

“非常感谢！现在我心里有底了，玛琳卡小姐……姑娘们最喜欢领章上的杠子……”他握住她的手并且亲了她的嘴。

“这算什么军官……”

第二天是星期日，军团要进行首次操练。于是前一天下午，艾立丝家里开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老板娘同她女儿来的时候，带了一个纸包；把包打开，拿出一付红白二色的漂亮肩带。艾立丝小姐从柜子里也拿出同样的一付来。两位哲学生军官站在中间，头上戴着有红白两色徽带的绿色军帽。他们还没有军服，但在腰间已系上佩着闪亮军刀的漂亮皮带。

弗利波微笑着略微弯一下脖子，玛琳卡红着脸，踮起脚尖把肩带斜挂在他肩上，腰间用一个漂亮的钩子钩住。年轻的军团战士鞠了一躬，还行了个军礼。正在这时候一个中学生走进来，他说，布罗士先生让他给华甫仁先生送个包儿来。华甫仁马上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条红白两色的漂亮肩带，里边还掉出一张纸条。他立刻读起来……高兴得脸都红了。

“哎呀，我知道了，这下子我白费劲了！”艾立丝小姐喊道：“不过我乐于退让。兰嘉小姐……”

“给我送来这付肩带。”

“我把我的收起来。”

“不过，艾立丝小姐，请您给我挂上。”

“这还用说，还有谁来挂呢？”

两位哲学生军官又道谢，又敬礼，高高兴兴地上军团去了。母女俩和艾立丝小姐走到窗口目送两个雄姿英发的年轻人渐渐远去。

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罗宾内克先生的掉尾句㉒也不例外。星期天下午，书记官同往常一样坐在书桌旁，给他的在赖兴堡的同僚写信。平时他斟字酌句，顺理成章，写完一句再写一句，然后修改润饰，以致他夫人也听得满意。可是今天他再也凑不成一个囫囵句子了。这种乱糟糟的年头，乱糟糟的事叫人从何说起？往日他写的是风花雪月，官场见闻……，而今天：“自由”“平等”“祖国”“废除劳役制”……等等字眼全跑到笔尖上来了，好不叫人腻味？

他刚写完第一行就给打断了。外面传来隐隐约约的人声和歌声，然后是大队人的重重的脚步声。母女俩急步跑到窗前。

“爸爸，爸爸，来啦！”

喧闹声已来到窗下，罗宾内克也站起来看。大街上挤满了人。学生军团步伐整齐地走在中间，领头的是一个上尉，军官在队伍的一侧。官兵都是一色的绿军帽，手执武器。一个方队接着一个方队。洛蒂发愣了。

这不是华甫仁吗？……军官……已经听见他的宏亮嗓音：

“向右看！”一个小队行注目礼。

军官弗利波接着下口令：“向右看！”

给谁？洛蒂看到华甫仁的目光转向走廊的窗子，那儿站着兰嘉。两个小队给她行注目礼呀！

她扭身离开窗口，她爸爸也苦恼地奔向安乐椅。

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始写信，还是很不顺手。他右手拿着一支蘸了墨水的鹅毛笔，两肘支着桌子，眼睛盯着希律王，这就是说，他在思索。

军团在他脑子里打转。爱国者！哼，要那些武器和绿军帽干什么？绿军帽！

他低头写信，从鹅毛笔尖流到纸上的都是绿军帽。闻所未闻！齐士卡和约瑟夫皇帝也是爱国者，……还有武器……绿军帽！荒唐！……

*　　　*　　　*

下课以后，哲学生集合起来准备上操。起初，相互之间还和睦，但是多数捷克人不愿继续忍受少数日耳曼人的专横跋扈。于是这些人就退出军团，另选一位精明强干的捷克人叶赫利奇卡充当真正是爱国主义的军团团长。

这样就只剩下歌曲和公告尚未民族化。到目前为止，授课用的全是德语，从来没有用过一个捷克字，说过一句捷克话。大家觉得，有必要刷新本民族语言并使之完善。然而谁来教授捷克语并且用它讲课呢？

全体教师都是旧时代的人对捷克语法和语文知之不多，即使是口才出众的爱国老前辈盖尔曼神父也不甚了了。

为此，开会决定推派华甫仁与弗利波为代表，直接面见教务处的安托宁·向特神甫。此人是个爱国者，以真诚、务

实并热心倡导捷克语文著称。

当走廊上响起军刀的铿锵声，学生军团的代表走进房间时，那位青年教士正坐在仆役的下房看书。他听明来意以后。又惊又喜。他说，只要校长不反对，他乐于效力。但在目前状况下，他无能为力；必须破格提升他为讲师。

此后不久，学院大厅里人挤得满满的。教师带着学生，国民卫队和市民都来听课了。在这以前，只有在盖尔曼神父讲授历史的精彩段落时曾有此盛况。自从去年在这个地方对宗教课教师大闹一场以来，没有一个哲学生来过。而今天他们一个个安静地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看着走上讲台的青年教士。

他用清朗的嗓音开讲导言部分。他用热烈而雄辩的词句追忆捷克民族的兴衰，指明卓越的民族启蒙者诸如容格曼㉓、至今尚健在的沙法里克㉔、帕拉茨基等㉕人的功绩；他纵谈充满希望的现在，展望更美好的未来。

大厅里鸦雀无声，连一只苍蝇飞过都能听出来。青年人的眼中燃烧着火一般的热情。安托宁神甫的目光注视着白发苍苍拄杖而立的盖尔曼神父；在他的清癯严肃的面庞上显现出深受感动的表情，布满皱纹的脸上老泪纵横。这是西缅式㉖的快乐，是一个长久期待着的人一旦见到新曙光时的快乐。

安托宁神甫讲课结束时，大厅内掌声雷动。从这一天起，哲学生有了一门新课程；从来没有一门课程听课的人如此之多。

就在学院里欢欣鼓舞的那一天，没有去听讲课的书记官罗宾内克却遇到了一件倒霉透顶的事。

罗宾内克太太看见丈夫下班回来走进房间时的脸色，不觉一怔。她钉着他问了半天，要他说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样垂头丧气。他倒在软椅上，神情沮丧，既没有脱去平时穿得很仔细的"亚伯拉罕",也不换上"上校",只是冷冷地看着希律王。最后书记官太太恼火了，他才说了一声：

"卫队……"

"卫队？什么卫队？"

"警卫队。"

"什么呀？我不懂。"

"要成立警卫队了。"

"可是，罗宾内克，rede doch vernünftig（你说得清楚些),城里不是有一个卫队吗？"

"乔治伯爵打算……也搞一个……卫队……"

罗宾内克太太这才弄懂。"Du mußt auch（你也得去？）"罗宾内克只点了一下头。

"文书也去？"

"也去，都去。"

这世界真是乱七八糟。连那么一个大人物也跟着新派、造反派起哄，谁受得了？可是大人物发话，他就得听，就得去参加伯爵的警卫队，佩上一把老式军刀，肩上扛着枪，在伯爵府的院子里练操：一、二、一、二、左、右、左、右，天哪，这岂不是耍猴儿吗？这些国民卫队和疯狂的学生！还有他，书记官！出操的时候，孩子和半大小子，谁都会来看热闹；等他一出错，这些人就"草包""笨蛋"的喊起来。他头戴绿军帽跳来蹦去，活像个小丑！往后他还有什么尊严、威信？脸面往哪儿搁？

十一

爱国主义热潮日益高涨，影响日益扩大。甚至平日从不过问民族事务的妇女们也投入这个激流。杜布罗米拉·雷迪哥娃[27]撒下的种子，今日结出丰硕的果实。当年的热潮犹如甘霖，使得在冷角落里不绝如缕的爱国主义复苏了。艾立丝和兰嘉对这场运动再也高兴不过了。卫队和学生在操练、放哨、巡夜的时候，妇女们在募捐，准备把募得的钱缝制一面精美的旗子，让学生军团的战士高高举起。

募捐的人在罗宾内克家收获不大。书记官太太乐于送客而不肯慷慨解囊。这倒并非由于在宪法时期，她是一贯如此。募捐的人从她家出来，在楼梯上碰见罗宾内克的养女；看来，她是特意在等她们。她红着脸，从围裙的兜里掏出一个小纸包递给募捐的人。

"请收下我这一点点心意！"

假如华甫仁看到兰嘉的谦虚而娇羞的神情，一定会热烈地吻她的小手。这只小手把积攒下来的铜板，她的全部财产，贡献给爱国事业了。

没有"五朔节"的五月来到了。人们没有闲工夫，因为心思都放在更为重要的事情上去了。从布拉格不断传来新的消息。有的消息使人吃惊，但大多数消息使人对美好的将来寄以希望。

利托米什尔妇女们的事业获得辉煌的成就。旗帜已缝制

完毕。当兰嘉读着布罗士递给她的一张铅印的单子时，像个孩子似地高兴得跳起来。

“谨订于1848年5月21日举行利托米什尔学生军团军旗祓除仪式，敬请光临观礼……”

她读完这两行，目光转到最后几行：“……届时民防团，国民卫队军官团亦将参加盛典。

利托米什尔学生军团委员会”

她为华甫仁——军团的军官以及委员会成员——而高兴，而自豪。

与此同时，平时不感情用事的罗宾内克先生却出人意料地大动肝火。那天他出完操，精疲力尽地回到家里，就发现了桌子上的那份请帖。他读了几行，就把它捏成一团，扔在角落里。但是烦脑有什么用？这叫做大势所趋。罗宾内克尽管生气，却不敢不去参加。五月二十一日天气阴凉，来到学院的人摩肩接踵。宗教界的上层人士，军旗受洗的保证人——年轻的伯爵金斯基，全体学生以及其他来宾都聚集在大厅里。登上台阶讲话的是一位身穿节日盛装的姑娘，盖尔曼神父的侄女。她代表利托米什尔的妇女，把装饰得花团锦簇的军旗在众人的关注下献给军团。叶赫利奇卡上尉代表学生军团兴奋地致了答词。然后，大队人马走向广场。那时，民防团、国民卫队和学生军团都已经列好队了。

热烈的欢呼声在清朗的天空中经久不息地回响着。受洗的新军旗第一次高高飘扬在学生军团的头顶。旗帜上“协和平等”四个大字金光闪闪，华丽的飘带迎风招展。

艾立丝小姐和兰嘉站在敞着的窗口。两位爱国妇女至诚至信地观看庆典。那只有教士一个人的赞礼声的静穆气氛，

那热烈的欢呼声，使她们深受感动。

乐声震天，各社团、各界来宾排成长队前往学院的礼拜堂；在那儿举行弥撒，并唱“上帝荣耀”作为结束。艾立丝看见一排排的哲学生，在新军旗下昂首阔步地前进，心里真是高兴。当细长身材的军官抬头用目光和微笑向兰嘉致意时，她脸颊上飞起两朵红云。

* * *

政治生活的热潮方兴未艾。布拉格的一举一动[28]震动了捷克的每个角落。一夜之间风云突变；国内国外接连不断传来的新闻，使各个阶层的人都行动起来，忙碌起来。参加捷克议会以及法兰克福议会[29]的人选已定，帕拉茨基发表了他著名的宣言[30]。原来和睦相处的捷克人和日耳曼人怒目相向。在布拉格经常发生骚动，当局无法行使权力，不逞之徒横行一时。

风暴的声浪也传到一向平静安宁的利托米什尔。书记官感到绝望。他不再怨天尤人了。他按时出操、上班，在家里坐着看他心爱的画象。有时候文书来了，他可以一吐心头的积郁。罗宾内克太太同她的朋友罗莱尔卡不得不保持缄默。她们一切都不同意，一切都不顺心；但是在这种时候只图说个痛快是危险的。

罗莱尔太太暗中抗议；这是被废黜的统治者一般的心情。

洛蒂卡感到彷徨。她站在华甫仁和兰嘉的对立面，也是反对一切的。然而，人人都有所转变，而且几乎所有的姑娘们都转变了，她开始对自己的孤立处境感到困惑。这种动乱的日子倒称了兰嘉的心。她同华甫仁相会比以前更频繁了，舅妈也管不住她了。

现在时时刻刻有学生向艾立丝小姐报告惊人的消息。最使她吃惊的是弗利波带来的消息：本届的哲学科五月底结束。这个消息也使玛琳卡很吃惊。不过，这位乐天的哈那人很会安慰人，他说，为了她，也为了时局他留下来不走。只不过分别的时间比预料的早些，早得出人意外罢了。华甫仁也同样不愿意在正常的假期到来之前就离开利托米什尔。

六月八日以后部分军团战士开始各奔前程。那一天，叶赫利奇卡上尉向爱国的学生、教师、市民和妇女们作了告别发言：

“抗击异族、战功彪炳的祖先们！我以全国弟兄的名义向你们宣誓：我们是你们忠实的儿女，我们将英勇捍卫最近争得的民族权利，尊重自己的民族语言和民族习惯。一旦有必要，我们举起无畏的右手，矢志不移地保卫我们的民族特性！”

勇敢的哲学生们分散的时候，许多姑娘流了泪。兰嘉和玛琳卡还比较平静些，离开分别的时刻毕竟还有足足的两个月呢！

不料，就在第二个降灵节，六月十二日[31]，这个重大的不幸日子来到了！

六月十三日，可怕的消息传到了利托米什尔：“布拉格爆发了革命。这座历史名城在危急中。散兵游勇趁乱抢劫，局势混乱不堪。但要恢复纪律与秩序，缺乏足够的手段和力量。”群情激昂。

接着又有一些报导可怕细节的大同小异的消息闪电般传遍全城。大多数市民聚集在“漂白场”上，首先是卫队和民防团的人。有消息说：外省正在发兵救援危城布拉格。经过

较长时间的辩论，他们也决定去布拉格。先派几位代表去附近火车站探明情况，了解一下是否其他城镇也去支援布拉格。这些人傍晚出发，估计明天一早就能回来。在“漂白场”的人群散去之前，有两位哲学生先离开了，他们似乎已经知道了最重要的消息。两人一边走，一边严肃地讨论着，走到艾立丝小姐家大门口时，热烈地握了握手，华甫仁往花园走去。弗利波进去了，在屋里他碰见担惊受怕的艾立丝，玛琳卡也在她那儿。她们两人问了他许多问题。她们觉得弗利波的神色不对，虽不能说是忧郁，却比平时严肃得多。等到他把实情和盘托出后，艾立丝大惊失色，玛琳卡听得发呆，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她哭了一会，哽咽地说：“你不喜欢我……，你就这样走了……”

弗利波把她抱在怀里，耐心地跟她说明：这是他神圣职责，他已经对华甫仁起过誓了。

艾立丝也来劝阻。她的理由是：弗利波这么一走，怎么向他父亲交待。但无论是她的劝阻或是玛琳卡的恳求都不见效。

兰嘉和华甫仁在花园里。后者低声恳切地在向她说些什么。可怜的姑娘脸色惨白，听着他把话说完，两只眼睛呆呆地望着地面，默不作声。她一动也不动，仿佛是一座名为悲哀的雕像。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她内心的痛苦。过了半晌，她抬起泪汪汪的眼睛，把手给他：“应当如此，这是你的责任，你去吧！……”

她的声音发颤，一下子泣不成声，把头靠在他的肩上，失声痛哭起来。

这是一个凄凉的傍晚，凄凉的夜。艾立丝家里很晚还有灯光。直到半夜过后，才听得大门咯吱一响，有两个男人走

出来。楼上房间里，玛琳卡在哭泣，艾立丝在祈祷。兰嘉在自己的小卧室里彻夜不眠。她面前放着一本翻开着的小书，上面是她舅舅亲笔写的祖国祈祷文。

天还蒙蒙亮的时候，派出去的市民代表已策马返回，准备回来说一说路上的见闻。他们并没有注意弗利波和华甫仁是从哪儿匆匆赶来的。

代表们回到镇上，正遇上等不及听消息就决定向布拉格进发的国民卫队和民防团。在巴布卡饭馆门口停着几辆大车，车上放着这支小小军队的粮食辎重。代表们探听来的消息没有把这支军队挡回去，他们证实，捷克各地卫队都将向布拉格进军。于是人们踏上征途。

*　　　　*　　　　*

这时候，书记官罗宾内克也为保卫布拉格母亲在腰间挂上长长的老式军刀。据他说，齐士卡和约瑟夫也是爱国者，不过肯定没有像他那样的佩带军刀。罗宾内克脸色苍白，胆战心惊，半天也系不上皮带。妻子和女儿哀哀啼哭，使他更加意气消沉。

唉，无情的乔治伯爵呀！他大人一听说布拉格局势混乱，公民的生命财产失去保障，利托米什尔和其他城市的卫队已去救援首府，马上给自己的警卫队下令，立即整装待发。

希律王呀！你只不过下令屠杀伯利恒的新生婴儿，不分黑白，一律处死，也不会更残酷些吧。

书记官，一个守法的公民，一个公务员，如今六神无主，心乱如麻。要他拿起枪对准土匪和暴徒射击……，万一落到那帮野蛮人、疯狂的叛乱者手里可怎么得了？他们会把他挂到灯柱上，开膛剖肚。他究竟犯了什么罪，造了什么孽？让

一个最最安分守己、最最克己奉公的公民去流血牺牲？唉，宁静的生活，舒适的软椅，希律王，永别了！也许再也见不到你们了，再也不会在你们身边休息养神了！

他拥抱了妻子、女儿，脸色惨白，冷冰冰的眼睛里充满泪水；他格登格登地下楼，碰得军刀劈啪作响。

在宫堡的前院，乔治伯爵的警卫队已经站好队。公务员个个全付武装，待命出发；周围站着一大群老婆孩子和亲戚朋友。

伯爵来了，像是来发布命令的。不过他在队长那儿站住了，同他说起话来。两个人都朝梅托的方向张望。可怕的时刻！伯爵曾派专人去打探确实情况，此人还没有回来。说不定伯爵等得不耐烦就下令开拔。老天保佑，但愿派出去的人带回好消息！罗宾内克叹息着，眼睛转向自己的妻子女儿……正在这时候，气喘吁吁的探子回来了……他对伯爵说了些什么，后者也问了他几句。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这两个人。罗宾内克连大气都不敢出……现在，伯爵转过身来，面向警卫队，宣称他已得到确实消息：布拉格爆发了革命，那儿的局势非常混乱……罗宾内克的希望全落空了。非去不可了，非去不可了！

但是伯爵说，他不能让人民拿起武器去反对皇帝陛下的军队，他不能为此而战斗。因而他宣布解散警卫队，望大家各就各位，克尽职责。

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罗宾内克喜出望外。如此出人意料的变化和转折，乐得他不知如何是好。他头一个出列，顾不得踱他的方步，三步并作两步，奔向妻子女儿。上楼的时候他就扯下了军帽，解下了佩刀；他精疲力尽地倒在软椅

上，连话都懒得说了。

十 二

六月十四日夜间，帝国军队潜出布拉格，占领了赫拉德羌尼。㉜翌日，温迪什格莱兹公爵㉝宣称已包围布拉格。人民展开了一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他们从旧城向小城射击，军队用榴弹炮的野蛮轰击作为回答。



参加战斗的学生中有华甫仁和弗利波，但两个人彼此相隔很远。华甫仁站在一群学生中间，不停地射击。

“跟我来呀，朋友们！”他身后传来一个雷鸣般响亮的声音。他回头一看，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穿褐色粗布袍的僧侣，

这位年轻僧侣的相貌丑陋，脸色苍白，但双目炯炯有神。他左手握着一支还在冒烟的步枪，右手指着那危急的地方。

“施比纳！”华甫仁喊了一声，忙向自己的老同学扑去。

“伏伊塔！欢迎你！跟我来，快！快！”

人们向僧侣所指的地方奔去。他在重新装弹药。华甫仁站在他的旁边。枪炮齐鸣，子弹横飞，周围一片喊杀之声，到处能听到死亡前的呻吟和嘶哑的呼号。此时此地无暇细谈。华甫仁听见施比纳的声音：“弗利波也来了吗？”

“来了。”

正在这时候，一枚榴弹在附近爆炸，弹片四飞，一阵硝烟过后，已有几个青年倒卧在血泊之中。

幸免于难的华甫仁四下寻找施比纳。他就躺在旁边，华甫仁马上跪下去扶他的朋友。施比纳脸色灰白，僧袍的前胸已被热血染红。

另外有个学生帮华甫仁把那位重伤员抬到能挡住敌人子弹的地方。当医务人员赶到年轻僧侣身边时，他从昏迷中醒来，挣扎着对华甫仁说：“去战斗，去！如回到利托米什尔……，请问候……你知道……”他不出声了。华甫仁没有马上听从他的嘱咐，他又呆了一会，才再投入战斗。

这样，总算在“被遗弃的孤儿”临终之时，有一个亲人和朋友站在他的身边，为这个不幸的人衷心哀悼。

这一天是六月十五日。一天以后，签订了光荣的投降条款。然而，还有人从磨坊向军队开枪，温迪什格莱兹恢复炮击，使旧城的磨坊和水塔变成一片火海。六月十七日，布拉格投降了。军队进入市区，开始大搜捕。

在布拉格投降并落得如此悲惨的结局之前，利托米什尔

的援兵已经撤回去了。

艾立丝小姐挨个儿仔细问自己认识的学生：不知有谁在那边看见过华甫仁和弗利波。可是谁也不能告诉她所希望得到的消息。那两个哲学生肯定参加了街垒战；但没有同他们在一起，他们不是牺牲了，就是被俘了；也许在法庭上受审判。

兰嘉的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她忧心如焚，抑郁寡欢。她没有人可以倾吐心事，也不能到艾立丝家去，因为舅舅病了，几乎一步也走不开。她首先要服侍罗宾内克，并操持繁重的家务，而舅妈和洛蒂绝不会体谅她，那怕让她吐出一个字，或者在她们面前叹一口气。

阴暗的卧室不会看见她的眼泪，也不会告诉她，在漫漫长夜里，它听到一颗害怕失去一切的、孤独的心在低声啜泣。

书记官的病真的日见沉重。拿他妻子告诉罗莱尔卡的话来说，他的病根子全在那部宪法上。前市长太太从远地访友回来，立刻就到书记官家去串门儿。她也带来了布拉格炮火连天，叛乱分子被逮捕的消息。

当人们把这些新闻告诉了罗宾内克，他的脸上露出笑容，说道："嗒，天下又要太平啦……"

关于弗利波和华甫仁，镇上众说纷纭。虽然艾立丝小姐和一些好朋友根据他们所知情况判断，那两个哲学生回去度假了。但到处传说他们去了布拉格，并且留在那儿了。罗宾内克太太还加上一句："罗宾内克早就说过，华甫仁这样下去ein schlechtes Ende nehmen wird（没有好下场）。"

几天过去了，仍是音信全无。

本镇的援兵从布拉格撤回以后的第六天夜里，艾立丝小姐突然被惊醒了。她听见有人敲门。有一回，弗利波很晚从普仑茨酒店回来，好像也是这样敲门的。她寻思，别是做梦吧？然而又是一阵急促的敲门声。

她不禁哆嗦起来，艰难地下了床，连忙披上衣服，尽快跑下楼去。

“谁呀？”她颤声问道。

“是我，艾立丝小姐，弗利波。”

“圣母呀！”

她开了门。他热情地握了握她的手，随即把门关上。

“快上楼去！”

她点亮了灯，吓得几乎叫起来。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变成什么样子啦！——形容消瘦，衣衫褴褛，浑身肮脏。

“别害怕，我没事，只是饿坏了。四天前，我从布拉格逃出来，东躲西藏……有什么就胡乱吃一口……玛琳卡怎样了？”

艾立丝给他拿来吃的东西。他求她把玛琳卡叫起来；如果可能，他还要住一夜。艾立丝觉得真像做梦一样，又是高兴，又是害怕，不过还是按照弗利波的要求去做了。

“华甫仁怎么样？”

“他活着，没受伤，也没生病；他逃到山里，回家去了。我们还一起走了一段路。这张纸条是给兰嘉的……可是施比纳，可怜的人，街垒战时牺牲了。”

艾立丝小姐大吃一惊。她不愿意相信有这样的事，为他惋惜不止；要是弗利波给她时间，她会问个没完。终于她把玛琳卡和老板娘悄悄地叫起来，简要地把情况说了说。母女

俩连忙穿好衣服，匆匆赶上楼来。弗利波一看见玛琳卡，就扑过去把心爱的姑娘紧紧抱住，压根儿没看见她妈妈。老板娘直埋怨他，为什么要去干这种谋反叛逆的事，把学业耽误了。不过，弗利波真有本事，居然把她哄得高高兴兴的。钟楼上打两点，这才提醒了他，要不然差点儿把他还要干什么都忘了。

他在仓促的时间内尽量把事情从头到尾讲了一遍，然后匆匆道别，前往摩拉维亚边界。他答应一到家就写信。他就这样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了。

从第二天晚上起，小房间里不再听到兰嘉暗自啜泣的声音了。烛光摇曳，姑娘低着头看一张小纸条。这张纸条告诉她，华甫仁还活着，侥幸脱险，不久还会有信来。

* * *

布拉格的风暴被镇压下去了，开始了一连串的审讯和惩罚。施比纳已经一了百了。出家修道非其所愿，虽说免去了俗世的痛苦，但就此了却一生。

暑假还没有过去，罗宾内克太太和她的女儿遭逢大故——书记官先生去世了。他把后事一件件、一桩桩安排妥当以后，才撒手归西。在遗嘱中规定把什么留给妻子，什么留给女儿，"上校""亚伯拉罕""克拉帕尔卡"等又如何处置，其中专门有一节讲到希律王这幅"珍品"，他在缠绵床第之际仍时时把这幅画当作目光憩息之所。他把它赠送给经常同他欢谈的好友，文书先生。他也没有忘记兰嘉，留下一小笔钱，作为她夙夜不懈，辛勤侍奉的报酬。

葬礼颇为隆重，可惜天不假年，上帝没有让他看到巴赫时期的太平盛世。上帝将他召去与齐士卡、约瑟夫皇帝聚首，

共享万民“顶礼膜拜，永志不忘”之荣。

暑假过后，艾立丝小姐的寄宿舍里比从前冷清多了。因为没有哲学生可招，她只招收了三个小中学生。她并不觉得冷清，反而更加满意，她的宿愿实现了。

她建议兰嘉搬过来和她同住。守寡的书记官太太推三阻四，最后终于同意了；因为兰嘉同那位老小姐也沾点儿亲。

暑假以后，弗利波同父亲一起来了，专程向玛琳卡求婚。老板娘虽然一直想找个当医生的女婿，但是弗利波愿意在金色的哈那他那美丽的大农庄上务农，而玛琳卡也不拒绝嫁给一个当过大学生的农民。

“你爱过哲学生和军官，你会不会爱一个农民呢？”

她拥抱了他。

* * *

如今从摩拉维亚来的信是直接寄给玛琳卡的，艾立丝小姐只收到布拉格的来信，其实这些信是给兰嘉。那是医学院的学生伏伊捷赫·华甫仁写来的。他幸运地逃脱了种种追查，才能够平平安安地继续求学。

席林加没有信来。

“我早料到，他是人不在，心不想。”

第二年的谢肉祭，弗利波带了一大帮哈那老乡来迎娶玛琳卡，他要把她当作心爱的妻子带走啦！从布拉格来了一位客人，华甫仁。他领着玛琳卡走上圣坛，女傧相则是兰嘉。婚宴席上人人尽欢，个个高兴，最快乐的还是新郎倌自己。祝酒时，华甫仁起立举杯，追念在街垒苦战中牺牲的亡友和同窗。新娘低下眼睛，艾立丝小姐热泪盈眶。

十 三

一八四九年过去了。利托米什尔的哲学科停办。军团解散，旗帜被毁。校长亲自把它从旗杆上扯下来，并且把旗杆扔到后花园的醋栗树丛里去。

罗莱尔卡迁出城镇，投亲去了。

五年以后，在艾立丝小姐住的那所老房子里又有一番热闹。兰嘉的梦想和愿望实现了。医学博士华甫仁结婚了，把神甫的甥女领上圣坛。他俩的爱情仍然同在星期日下午花园相会时一样热烈。从摩拉维亚来的客人有心满意足的幸福的弗利波；他是同玛琳卡一起来的。他笑吟吟地说"朋友，照理应该我是傧相，不过有了这个小家伙，就不能效劳了。"他指指他那三岁的胖乎乎的小子。

书记官太太虽然受到邀请，却没有来参加婚礼。

她的富有的漂亮女儿至今没有找到对象。她在等待大人物，至少是个博士，然而这个人至今没有来到。

艾立丝小姐跟"自己的孩子"一起过了，搬出原来的房子她并不留恋。她现在比从前更经常地谈起她的五十一个哲学生。其中五十个成家立业，第五十一个为国捐躯。

她同华甫仁夫妇一起住的时候，收到了一封欠资二十文的信。谁写的信呢？是席林加。他说他在梅特利克修道院，光景很不错。他在信中顺便还提到"我已经不用啃面包喝果子粥了。"

“这我相信，”华甫仁说，“他现在大概是肥头胖耳，红光满面，凸着肚子，手里除了祈祷书不必拿别的书了。”

“可是连二十个铜子还抠门儿，写信不贴邮票。”

年轻的医生同他亲爱的妻子第一次在一起度过圣诞夜时，收到弗利波写来的热情洋溢的信，信中夹着一大张写了字的纸，开头是“同学们！”三个字。

“这是我们当年在一起计划筹办‘五朔节’前写的第一份号召书，我在学生时代的箱子底里把它翻了出来，回忆起这段往事，你一定会感到亲切，”弗利波写道。

“确实感到亲切！兰嘉，记得不？想当年我俩定情于老树下，如今我们也有了一个小窝，幸福、安宁的小窝。”

* * *

哲学生的故事到此结束。事往言存，写下这部纪事供老年人追怀留念，给年轻人消闲解颐，若得如此，笔者之愿足矣！

注　　释

①②柏拉图、苏格拉底等都是古希腊哲学家。

③利托米什尔 在布拉格以东约百公里处，是一个文化、历史名镇。捷克著名音乐家斯美唐那出生于此。著名作家聂姆措挂，伊拉塞克都曾在此工作、生活过一段时期。镇上建筑多为文艺复兴式和巴罗克式。

④法朗茨一世（1792—1835）：奥地利帝国皇帝，属洛特林王朝。

⑤利托米什尔宫堡：这是一座"工"字形的建筑，规模宏大，建成于十六世纪。宫堡的剧院以及礼拜堂建成于十八世纪末。宫堡现已辟为博物馆。在本文中当时似是乔治伯爵的府邸。

⑥即洛可可式的捷克说法。

⑦即圣乔治节，四月二十三日；捷文中的伊里相当于英文中的乔治。

⑧Majales：拉丁文，即五朔节。这里专指哲学生举办的五朔节庆祝会。

⑨塔那格拉，底比斯为希腊古城。

⑩希律（公元前64—6）犹太王，以残暴著名，为搜索刚诞生的耶稣，下令屠杀伯利恒全城的婴儿。

⑪扬·齐士卡：胡斯革命运动中塔波尔派的杰出军事将领。

约瑟夫皇帝：即约瑟夫二世（1780—1790），奥地利帝国皇帝，在位时实行所谓开明专制政治，废除农奴制，振兴工业，允许信教自由。

⑫弗·玛·克拉采尔（1808—1882）：自由思想的奥古斯丁派教士，黑格尔派哲学家，曾著文探讨未来的社会制度。

⑬这里书记官所讲的捷克语，语法上有错误。

⑭犬儒学派：古希腊的哲学流派，否定现存的法律、习惯和宗教信仰，蔑视文明生活的规范。这里指施比纳穿上神甫的长袍去谈恋爱是蔑视宗教信仰。

⑮《斯拉夫女儿》 捷克诗人扬·柯拉尔（1793—1852）的作品。他首次提出"斯拉夫认同感"这个概念，是为泛斯拉夫主义之滥觞。但捷克早期的泛斯拉夫主义与后来作为沙皇俄国推行霸权的工具之泛斯拉夫主义有本质的不同。前者追怀昔日的光荣，哀叹今日之衰落，想通过加强同俄国的政治联系，以建立自己的民族独立国家，这显然是幻

想。

⑯贺拉斯(公元前65—8)古罗马诗人。

⑰卡·兴·玛哈(1810—1836)，捷克浪漫主义诗人。长诗《五月》是他的代表作。

⑱⑲⑳一八四八年巴黎二月革命消息传来，维也纳的自由资产阶级联合各阶层人民向奥地利皇帝斐迪南一世（1835—1848)递呈请愿书,要求实行宪法，罢黜首相梅特涅。三月十三日维也纳的学生、工人和市民举行反政府大示威。政府以武力弹压，群众武装起义，进行反击，并包围皇宫。斐迪南被迫罢免梅特涅，同意召开国民议会，制订宪法。资产阶级还获得建立国民卫队，设立治安委员会等权利。

㉑法国二月革命在布拉格同样引起强烈反响。三月六日以诗人弗里奇为首的激进民主派团体“列比里”(取消同奥地利联合的意思）号召人民武装起来，要求召开捷克全境的统一议会，取消检查制度。三月十一日，布拉格人民群众在圣瓦茨拉夫温泉集会讨论革命要求。由资产阶级富裕阶层以及一部分封建贵族所组成的市民会（领导人是帕拉茨基，沙法里克等)为夺取领导权，也参加了大会。激进民主派提出废除封建剥削和争取工人劳动权等民主要求，而市民会却企图把要求仅限于民族权利。这时工人、农民奋起。各地农民拒绝对地主履行封建义务，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㉒掉尾句：指主句在最后出现的一种复合句。

㉓约·容格曼(1773—1847)：捷克语言学家。他通过对夏朵布里昂、密尔顿、歌德等人作品的翻译，奠定了现代捷克语言的基础。

㉔巴·约·沙法里克(1795—1861)斯洛伐克语言学家和诗人，致力于研究斯拉夫各民族之历史、语言、文学和民族志。在政治上，和帕拉茨基同属资产阶级自由派。

㉕弗·帕拉茨基(1798—1876)：著名捷克历史学家，资产阶级自由派；1848年曾任布拉格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主席。他是泛斯拉夫主义的意识形态首领。

㉖西缅 雅各之次子。遇圣婴耶稣而唱颂歌之人。见《新约》路加福音,第2章，第25—35节。

㉗杜·雷迪哥娃(1785—1845)：捷克女作家、爱国者和民族启蒙运动者，在利托米什尔下层市民中颇有影响。

㉘一八四八年三月至五月间，奥地利封建统治当局屡次出尔反尔，企图收回某些诺言，反对改革。五月二十四日，封闭维也纳大学。学生、工人和市民忍无可忍，先后举行示威游行和武装起义，迫使当局收回解

散学生军团的命令，应允召开立宪会议，重新制宪。维也纳的五月起义给捷克的革命运动以新的刺激。布拉格青年学生成立了以弗里奇为首的学生军团，准备回击反革命的武装镇压。五月二十日，奥皇派温迪什格莱兹公爵率军进入布拉格，宣布戒严。

㉙㉚由于广大人民参加了革命行动的行列，捷克的民族革命运动，直至一八四八年六月，总的说来，是向上发展的，居住在捷克的日耳曼资产阶级也要求结束封建制度，因此在运动初期，捷克和日耳曼自由资产阶级是合作的。德国的自由资产阶级拟在法兰克福召开全德议会的选举，要求捷克选派代表参加。但捷克资产阶级害怕德国的统一会削弱自己的地位，因此拒绝参加选举。他们的代言人帕拉茨基发表宣言，抛出所谓奥地利斯拉夫主义的政治主张：即保留哈布斯堡王朝，联合奥地利境内各斯拉夫民族，组成由捷克人充当盟主的、斯拉夫人占优势的议会；其最终目的就是把"奥地利变成一个斯拉夫帝国"，并建立捷克人的地区霸权。

@六月十日，布拉格的大学生和市民要求撤走军队，遭到拒绝。六月十二日，学生、工人与市民举行游行示威，又遭到军队开枪射击。布拉格人民遂举行武装起义。弗里奇和"列比里"其他领导人直接指挥战斗。外地农民组织和民团组织闻讯驰援首都，但为军队所阻。资产阶级自由派则斥责起义，并竭力破坏。起义者孤立无援，苦战五天，终于失败。此后，民族运动领导权完全落入资产阶级自由派手中。他们公开出卖民族利益，甘心充当奥地利帝国的走狗。帕拉茨基等人在七月帝国议会选举中都当选代表，支持哈布斯堡王朝，勾结沙皇俄国镇压匈牙利革命。

㉜赫拉德羌尼：布拉格城堡，今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府所在地。

㉝温迪什格莱兹公爵(1787—1862)奥地利元帅，也是捷克的大地主。一八四八年指挥军队镇压布拉格和维也纳武装起义。同年率领主要由斯拉夫人组成的奥地利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

㉞亚·巴赫(1813—1893)；奥地利帝国内务部长，于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五九年建立巴赫专政体制，镇压民族运动和进步政治运动。